

1942-1943 年
第 3 卷第 3-12 期

大乘

首楞嚴三昧經云：「善男子！彼
大乘者，不見男女，而有別異。
所以者何？僅攝若心，不在三界
，有分別故，有男有女。」



第一卷
第三期

大乘月刊 第三卷 第三期

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目次

- | | | |
|------------------------|-------|--------|
| 佛法與教育之關係..... | 塊然法師講 | 開通宗如記錄 |
| 要學開山祖師..... | 塊然法師講 | 開通記錄 |
| 駁上海×居士的佛店穢史一文..... | | 悟性 |
| 讀「汕頭覺世學校一週紀念刊」後寫..... | | 憂道 |
| 也算感想吧..... | | 瑞遍 |
| 從平等說到大東亞的戰爭..... | | 塊然 |
| 佛教巡迴工作團今後應負的使命..... | | 開通 |
| 何謂佛法通俗化..... | | 逸峯 |
| 南普陀寺沿革..... | | 文濤 |
| 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江亢虎博士演講詞..... | | 記者 |
| 書城漫錄(續)..... | | 玲琅 |
| 團結僧伽是宏揚佛教的基礎..... | | 興慧 |
| 從自己改造起..... | | 浩乘 |
| 我們怎樣奮鬥前途..... | | 楚光 |
| 談談行解並重..... | | 心堅 |
| 教師與愛友..... | | 心堅 |
| 恒心談..... | | 心蕙 |

說四諦

竺可

畧述無明

宗密

像佛法的一點

瑞緣

芸窗隨筆

中天

旁觀因果

自如

她的勝利(小說)

續第六分

癡儂

大乘詩壇

塊然等

「正語」

紀念廣靜法師專號

佛化家庭訪問團學叢股編發

塗在紀念號面前

人會

廣靜法師畧傳

願明

以君之語悼君之魂

速醒

敬悼廣靜法師

圓明

心的創傷

勸吾

海天遙隔悼神交

嵩岩

雲峯碧海寄哀言

通攝

能悼否

非廬山

悼憶

惟解

心音

靈光

後面也須寫上幾句

人會

哀龍池主席廣靜法師

遠明

佛法與教育之關係

十塊然法師在小學教員暑期訓練所！

學僧明通記錄

此次本市教育當局，利用這暑假期間，提倡師資訓練，以期策進將來的教育事業，豐富大東亞的文化，對於諸君實擁有很大的希望，塊然不敏，承所長的函招，得與諸位來談話，是很愉快的事！

今天的題目是「佛法與教育之關係」，佛字是佛陀的簡稱，佛陀是印度話，譯成國文是覺者。換句話說，就是覺悟真理的人。法字在印度話叫作達磨，譯成國文是執持的思。就是軌範，可生物解，持是任持，不捨自相。這法字的範圍很大，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別。照廣義說，宇宙萬有的現象，皆可稱法。照狹義說，即是指的佛陀化導衆生所說的教理。換句話說，就是佛陀教化衆生的方法。今天所講的佛法是屬於狹義的。

佛法本來是博大精深圓融無礙的，但因衆生的心不能與佛相齊，所以佛陀也因人施教，所說的法還有種種的不同。最明顯的可分爲五乘；就是人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佛乘。乘是運載的意思，從迷途運載到覺岸，從苦惱運載到安樂，故叫做乘。這五乘裡面，又可大致分爲消極和積極兩種。聲聞乘，緣覺乘，是屬於消極的，又稱爲小乘。人天乘，菩薩乘，佛乘，是屬於積極的，又稱爲大乘。小乘是注重個人道德的修養和淡泊的生活，大乘是注重捨己爲人和大雄無畏的精神！

佛陀是有著堅苦卓絕的道德修養，和誨人不倦捨身救世的大教育家，同時又是徹見宇宙人生氣象的大智者。他教化衆生的目的，是希望人們的心靈逐漸進化以期得到永久的安樂和生存！

教育是立國之本，各國都有其獨特的教育。但教育內涵的問題，大要可分爲五種；(一)怎樣去鍛煉身心？(二)怎樣去處理事務？(三)怎樣去盡國民的義務？(四)怎樣去利用自然？(五)怎樣去使人類互助互利？歸納起來說，也不外是求

得民族的生存和安樂，這與佛法中人天乘的原理是無二無別的。

佛法雖源於印度，但後來漸次傳播，整個大東亞範圍內各民族大多數都有着佛法的信仰，所以各國的教育與佛法都會發生過很密切的關係，然因環境和民族性的不同，以我所得到的成果也有顯然的區別。例如：友邦日本的教育，是受到積極的大乘佛法的影響的，所以日本的國民，都富有進取和無畏的精神。又如：泰國，緬甸，錫蘭等處的教育，是受到消極的小乘佛法的影響的，所以泰國等處的僧伽和民衆，都能安於簡單的生活和個人的修養。我國自漢魏六朝到唐代，各宗競秀，大小乘的教義都很興盛。但後來因政治關係，却偏向消極方面發展了！所以影響到教育界的，也是淡泊明志和獨善其身的成分居多。如宋明的理學，便是很好的證明。但近因時代潮流的需要，已漸漸地轉向積極的方面去推進，這確是很好的現象！

佛法與教育的終極目的是相同的，不過有淺深廣狹的不同罷了。現在是大東亞民族解放的時期，在大東亞範圍內的各民族，都應該團結起來，爭取這未來的幸福的自由和生存！我認爲現代從事教育的人，應當把佛法中的優點，普遍地灌輸到民衆的腦筋裏而去。優點是什麼呢？就是：（一）消極方面的精神修養和道德的修養。（二）積極方面的捨己爲人和大雄無畏的精神。爲什麼要自精神修養和道德修養呢？因爲是人類的慾望無窮，世間的物質有限。能有相當的精神修養和道德修養的人，自能看輕物質的享受。如孔子說：「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人們如果能過這樣簡單樸素的生活，自能節省下許多日常無謂的消耗，而把這些有用的物質，彙集起來，用作爭取大東亞民族解放的原料。那末，這戰爭的勝利是可操左券的！又爲什麼要捨己爲人和大無畏的精神呢？因爲這大東亞的戰爭，是劃時代的偉大工作，是要有相當的犧牲，才能夠獲得勝利的。要是人們沒有釋迦牟尼佛院，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那樣地精神，而自私，畏縮，是不能担负這偉大的工作的。因此，這佛法裏面的兩大優點，是急需要普遍提倡的！

諸位都是小學教師，所訓練的兒童，都是將來國家的主人翁。所以我希望諸位對於這個問題加以研討和實施。這不但能促成大東亞解放戰爭的勝利，並且是可以漸漸地叫這整個的地球變成和平的樂土，這便是我今天唯一的希望！

要學開山祖師

——魏然法師講——

侍者開通記錄

古大德云：「得法在靈明，不離靈明覺，離世覺菩提，恰如求兔角」。因為佛法是以一切衆生爲對象的，所以必須和現實的環境配合，才能發揮導引自利利他的偉大的救濟。佛法在印度是乞食制度，但傳播到我國之後，却漸漸地變成叢林制度了。在剛度流行的戒條，也演變成百丈清規了，而百丈清規，後來又經過修改，變爲是適應環境的實際。

百丈山懷海禪師是位了不起的大德，他主張農禪，倡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力行生活，在中國佛教史上，會帶下很光輝的一頁。

因百丈禪師的道風廣被，農禪制度，遂大大的發揚。叢林中便流傳下「生涯常在鏡面邊」的名句，當時的大德，悟明心地而後，多移住深山，披荆斬棘，運水搬柴，自食其力，長養豐臉，後來實至名歸，因緣湊合，漸成叢林。後世文人只知尋出「天下名山僧佔多」的驕羨，却忘掉古大德們的辛動了。但在普通人的口頭裏，却留下一個很尊敬的名詞，便是「開山祖師」。

明清以來，農禪之風漸衰，「板寮寮堂應供，鐘鳴上殿風經」，無形中就養成一種「飯來伸手，茶來湊口」的惡習，因此也就漸漸地被社會人士所忽視了！

現在是佛法復興的時期，諸位在此修學佛法，必須要明瞭怎樣去適應環境，才能夠自利利他。現在的環境是需要增加生產和減少消耗。我很希望諸位要學過去的開山祖師的精神，努力墾荒的工作。我從今後也和諸位共同去做，在不妨礙其他修學的課程原則之下，暫定爲每日工作一小時，持之以恆，我想是會有相當的效果的。

駁上海X居士的佛店穢史一文

悟性

偶從同學處拿來一張新聞報(中國周報)，忽於「黑暗層」一欄中，發現有X號稱居士登載的一篇大作，細細的閱了後，全文頗覺把上海的一般僧界裏的黑暗穢史，描寫得淋漓盡至，真是海上的一大有趣的新聞。

居士對於上海的黑幕——尤其是僧界內的一切；注意得實在細密，竟能把僧人分成三個階段。所謂「……：上焉者作政客式奔走，聞人式活動，聯絡護法居士，創立X社X會，印行經集，發起X新禪，榮名洋溢，朝野掀動……：中級的和尙，法師領班，亦極優游，海上寺院清一色佛店，他們等於經理撐樑……：下流的和尙，隨班唸經，沿路遊募，比乞丐高一等，觀寺廟作豆芽菜……」。

居士所謂這個黃色集團裏的另一社會；流品補遺，魚龍雜處，我真相信居士說得不謬。不過像居士既然這樣洞悉他們內裏如此黑暗，何不想一法子，將上海所有的這種醜史，一掃而空，使佛教重放其光彩於那大都會裏呢？以居士既身為佛院的團衆弟子之一，反而把這似是而非的醜

事，作出發表於中國周報上，這還是以為出風頭有榮耀呢？還最爲的幾張花紙呢？豈不是自家打自家的嘴巴弄巧成拙嗎？

並且居士所揭出的那些事件，實多妄談不是。如創立X社X會，印行經集，發起X新禪，就是政客式奔走，聞人式活動，那末國家，有時設一行政機關，或者社會上組織X一團體結會，主動者皆是政客式的奔走，聞人式的活動了。如居士這種說法，那好了！愛國救民利益社會的事業，豈不是沒有人敢做嗎？中國周報上，既有大名鼎鼎的居士佳作，想必也在社會上做事業，然則居士又屬於那一式呢？

至於印行經集，發起X新禪，若如居士那樣的說；則商務印書館，世界各大書局不要開設了？何以的呢？因為印行無上的法寶「經典」，都是爲名利作政客式奔走，聞人式活動呢，其他的書集還有人去印行嗎？次如新禪一事，當這禍災頻臨的現在，正當刻不容緩，化導民衆，促進

愛情，改惡向善，新求佛光加被，清頭明淨於無形，以冀世界和平早日實現。居士這些善舉，總不主張做，意欲和尙終日困居山林寺院中麼？不聽居士的用意何在？難道要對於和尙實行秦始皇的愚民政策嗎？

居士所說的中級和尙，什末海上清一色的佛店，他們等於經理擇櫃，這種優游閒逸的生活，又有很豐富的收入，可以儘情揮霍，真夠人垂涎，也難怪居士看不下去，連筆者亦有些羨慕了。不過，值此經濟艱難，生活程度高到極頂的目前，事變後冷落的境地，大財主富商家，已沒有從前那樣豪華，恐也不輕易把許多花紙送與和尙用吧？筆者最近，連接到上海幾位友人來信，皆說山上的叢林寺院，邇來因為佛事清淡，已有好幾家每日一飯兩粥的生活，都難維持下去。由此看來，居士說他們一搞佛事收入，折辱最多，麥克麥克，故亦儘情揮霍，這些收入如此豐富的和尙，不知是上海那一家寺院？別要是居士先生布施的？或是貴府上的少奶奶小姐們隨喜的啊！不然的話；居士所熱誠的什末百樂門，仙樂斯，國際金門樓等地的地方，他們那里找來這筆巨款，去那些少爺公子太太小姐們開心娛樂的場所呢？唉！我想：居士總不見得過甚其詞的來硬與

和尙為難吧？否則：懸空袒露，以無說有，不免犯妄語戒了。

居士指出的下流僧人，那些敗壞佛教的無賴之徒，實在該死，惟願莊吃經，沿路遊喪，種種不雅觀之舉，每一言及，輒令人痛心流涕，悲傷不已啊！因為佛教始初本來沒有其事，乃由梁武帝時興出此風後，被一般利欲薰心的僧人們；藉此機會借寺院為取利的商場。及至後來越弄越不是的，所以才有今日這種不好的現象，就是佛教不興衰的最大原因，亦在此也。原以佛教自開出此風，無知的僧人亂招徒衆，以便應付經懺，貪名利的和尙們，於是濫傳戒法，因此社會上無路可走以及沒飯吃的窮人，皆紛紛地混入佛門，拿張戒牒去到處有食住，佛教遂成了社會上這些人的收容所了。像這些敗類懶漢，根本對於教理一點都不懂，他們不以經懺為生，居士意欲教他們幹什麼？他們日夜雙工辛苦得來的幾個錢，居士說他們是社會上的分利者；試問：像那掠取貧民脂膏的貪官污吏，無故敲人家竹槓的尤蛋們，流血流汗的朋友們看了怎樣？且這些下流和尙，你們社會上的人為何偏偏請他去幹什麼？難道你們歡喜下流嗎？又如下流和尙們所依為生的經懺佛事，有些居

士們，竟也替人家吃經拜佛。像這種居士；倒是下流中的下流，遠不如那乞丐了。

和尚坐汽車吃大菜，就不該嗎？哦！這是富家少爺公子官兒們應分享受的，無怪居士眼紅著不得。然如居士筆下所形容的加油炒成的雪花菜——豆渣，難道和尚連這種粗菜都不該吃嗎？哈！哈！倒要請問居士一聲，和尚究竟應該吃什麼？餘如上海××惡僧，做那些犯規規的事，居士何不以你的大名把他逐出為佛門除害呢？不過，像社會上有那一夫一妻的人不足，還常勾引人家國秀少女，嫖妓宿娼，作許多喪風敗俗的醜事，和那強盜土匪們，掠竊姦淫，一切非法的惡事，莫不之於社會上，居士對於這點，又將作何感想呢？

要說的話太多了，這裏因為篇幅有限的關係，所以只好從簡略。

末了希望居士以後去，不要寫這些無聊的文字。我以為最澈底的辦法，還是請居士在這汪主席領導之下，一切政治將要刷新的現代，為國家，為聖教，發點苦薩心，把我國向在歷史文化思想上有過很大貢獻的佛教；來重新改革一下，使利世濟人的佛教，得能復興於此大時代裏，

則如居士所說的那些佛門敗類，當不難被淘汰一盡，這樣來個「釜底抽薪」，替佛教爭光不少，即於居士自身也是功德無量。否則，一味的寫這些東西，於佛教固然無益，即於居士又有多大的好處？況且現在的和尚，已非通統都是睜眼睛子的啞羊，老實說一句：也不大好惹，打起筆頭兒官事來在居士面上也不甚好惹——就如居士所發表的那篇佛店穢史的大作，除了拿些稿費——籌募新法幣，去吃頓大菜外，所得的反響就是這樣。

並願居士，切不要效和尚靠佛吃佛，為佛教多做點善事。因為有些居士們——真正護法的居士們；請不要生氣，這裏是權的少數佛棍子——借外護為名，藉題混入佛門，拍拍大和尚富家師的馬三，萬一遇到些不識人的僧尼們；引虎入門，待以護法居士之禮，由此既沾了你和和尚的食住的便宜，還要不時的給些花紙與他用。若稍違拗，他馬上就會無中生有，散你的謠言，說你的壞話，如此不足而作文，則任你是多好的和尚，他會被弄得聲敗名裂的。唉！像這種誹謗三寶，污僧伽聖、不仁不義、罪過無邊大違不道的事，深望你這位「阿彌陀佛」的居士先生少做為妙（？）

筆者接：像這類文字，本有時開性，如醫病然，過時，就不免有變難以醫治。無如發現他那篇佳作太遲，故未能隨即感復，這點殊感爲憾事。文中所讚的居士，因爲他發表的

大體是讚的居士，所以筆者也就稱他居士，至於他究竟是居士非居士，那只好隨他去了。

讀『汕頭覺世學校一週紀念刊』後寫

憂道

歷年來的我國暮氣沉沉的佛教，無形中與社會上劃成一條鴻溝和堡壘似的隔閡，把由如來大慈心內流露出來的結晶『聖教』，關在那高閣上的木櫃裡，幾乎將要湮沒無聞。致使印度流入我國數千百年的佛教弄得烏煙瘴氣一團糟；失去一般國人原有的信仰心，我們佛徒該應想，這種罪過究屬於誰呢？

這次不幸中日事變，我國經過炮彈的洗禮後，一向沉溺於醉生夢死漩渦裏的些人們；被之驚醒的實在不算少了。單就我們佛教的來講：事後對於僧教育的設立，頗似兩過春筍，不是這裏×大和尚居士發心辦佛學院佛教會；就是那裏××僧學院復舊創設佛學研究所，如此隨風而趨，頓呈一種新氣象。像這類好消息傳入耳目，我相信凡是熱

血沸騰的僧青年，莫不爲之驚喜萬狀替佛教慶祝吧！

雖然，無如多而不美啊！這種原因何在？就是每一個學院的組織太欠完善，不能與社會上的學校並駕齊驅，大都還同巴前的老格式差不多『背時潮』，處今世人後『開倒車』。唉！假使老是這樣子墨守陳規，不能從速革故鼎新，跟隨着時代潮流進展，則死氣沉沉的佛教，恐水難勃然復興於此大時代中。得失關鍵如此的重大，凡諸熱心僧教育的大師？你們也該替佛教的前途作思作想吧！

至於僧教育的改良，佛教院組織的方針，依筆者的愚見，當此廿世紀思想日新的現在，最簡單的辦法，要分成小學中學大學三等；課程除定些基本的佛學外，餘須同社會學校一樣。學僧的衣履方面，平時除應佛法穿海青搭

衣外，宜一律着中山僧裝。因為那十六世紀舊式的僧裝，既不雅觀，且多夫布料不經濟，如此不改何苦呢！其他的
一切設備，均須求美術化，以適合學子靜身精研為主要。
若佛這樣的創辦些僧學院，定會使莘莘的學子，爭先恐後按
步就班地潛心向三藏十二部的教海裏去追求；以窺窺見浩
如煙海般的佛學輪廓，如是將來僧材濟濟，弘揚聖教有人
，佛教復興指日可待，像這種自利今人的功德豈可限量？
僧教育如何革新，可算算標其梗概，次當敘述佛教對
於利益社會的事體如何進行。

談到佛教利益社會人羣的事業，應仿效耶穌教。如學
校醫院工廠……等々救濟民衆與國家社會有幫助的事業
；均應不遺餘力擴大開來去進行。我們不妨來看今人家，
日本的佛教單替他本國辦的學校就有幾千處；餘如國立的大學中學裏的教員，十之七八都是僧徒充當，其他所作的
凡有益於社會國民的事體可想而知，所以他的國家才得那
樣的強盛，佛教才會那樣的發達昌隆，回觀我國的佛教，
完了！除近幾年來辦了些有名無其實「掛羊頭賣狗肉」的
學院外；替社會所做的教育救濟事業，真於寥寥稀若晨星
不可多見啊！一個救世濟人的國教「佛教」；竟被一般自私

自利的佛門敗類，弄得如此糟糕一盤散沙似的凋零現象，
試問怎麼會在這個大時代裏興盛呢？

唉！我國佛教的寺院，據現代僧伽刊上載，至少有十
萬以上之多，這樣巨數，不謂不多，然而為甚麼不做點真
正利益社會民衆的事情呢？我深望所有的寺院長老住持們
，別要還在那兒做迷夢，宜速醒來沉思沉思。際此風起雲
湧動盪不已的時代，若不快今的自家改革，做點裨益於國
家佛教的大事，他日能否就這樣讓你們安今的混下去麼？
(?)我想稍有頭腦的當不難獲其端緒，顯然醒悟，一致起
來從事建設辦佛教吧！

佛教現在，除對內部整理廣辦完美的僧學院，對外尤
其是教育機關，要多少的創設。一方面把國旗的思想教民
衆，一方面將佛教救世的教理灌輸到國民的腦海裏去；為
國家造就人材，為盡教宜揚佛化，如是福國興教的善舉，
實為今日佛教徒刻不容緩應行的急務；不知佛教界的諸長
老們以為然否？

經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又云：「願國興教
，願病施藥」由此可知，佛法本來圓融無礙，不是徒執死
藥醫變症的了。且你們要知道：在這畸形的社會，適者生

存的混亂的場合之下，若不從速把佛教變成通俗化，廣傳到民間去，與社會打成一片，定難復興。並且語云：「物必為腐，而後蟲生」這一點我們就要曉得，凡事自家不振作，人家就會來干涉，你們細想想：還是自動地來改革辦教育好呢？還是等人家逼着要將寺產充去與學不得已才來辦好呢？我想：當然是自動比較便宜得多；聰明的長老住持們！你們也得相信吧！

執着一枝鋼筆，隨着感想寫了這許多，還沒有談及題中「覺世學校」，後面當介紹給讀者們。

覺世學校，乃是汕頭林×居士替佛教主創的一所社會小學，其校的組織和設備，真是應有盡有（在覺世學校紀念刊中插片上一見就可瞭然）林×居士摹仿耶穌傳教的方針，衝教犧牲的精神，我們的雖然不能以耳代目地深信無疑，但是憑一位居士，以佛教名目來替社會上辦成這樣一所學校，總該值得人敬佩，我們看了那冊刊物怎不慚愧？不知一般大肚兒挺着儼然似住持三寶的大和尚們，見了作何感想？

唉！我們再看×人家刊中，所發表的那些天真爛漫兒童作品的內容，有的說：「連佛教中大覺大悟觀音宇宙人

生真道為人天尊慈悲救世的神迦佛的靈號都不知道」。我們試想想，這種罪過，究竟怪誰？有些活潑的小學生又這樣說：「在未入覺世學校之前，我們常疑佛教是迷信，反面去深信耶穌為正教。後來旋入本校，由林校長的訓誨中，始知佛教是世界上至高無上解決人生苦痛的唯一宗教；那經諸科學哲學駁難過的耶穌教，確含有些迷信色彩，所以我們今後決定學佛信仰佛教」。筆者閱後，除讚林×居士繼續為佛教努力，其他各方的居士們亦能這樣本着復興佛教的原則，發心替佛教做點有益事外，那就惟有希諸寺院的住持們，不要忘去為佛徒的責任，硬做佛門中的罪人，應皆抱着「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的宗旨，本着「要得佛教興，僧制須革新」的使命感去實行，以期完成新佛教建設而後已！！

筆者因為閱了覺世學校一週紀念刊後，一時感愧交加，情不自禁地寫了這篇東西，讀者們同情於我這種呼聲，抑或在下說我多事無病呻吟！……，至於這些，那也就只好聽你們開心發言了！

也算感想吧

瑞 遍

近半年來在大乘上我已出了好幾次的風頭，寫了幾篇

不像樣的東西，這期間為常住和學院的事忙得頭暈眼花，本來不再想寫甚麼東西造甚麼口業了，但是，大乘的二房東編者癡僕法師，好像我欠了他的錢一樣，每逢過着開頭的第一句話就是「文章寫好了嗎？」一次，二次，三次都被我用花言巧語把他騙過去了，但是，欺騙的手段是不能老用的，次數多了，西洋鏡終會被人揭穿，然而，苦惱的我又寫些甚麼來了却這份債呢？回寮後坐在藤椅上着實費了一翻思量，隨手在書架上取了一冊本子在手裏沒精打彩的翻了幾下，有了，我發狂似的喊了一聲，於是，就走馬觀花的看了一遍，心裏又有些失望了，覺得這東西深長的意味一點也沒有，但是，除此之外也就想不出甚麼東西來寫了，刪改之後，不管是和非絕意把這抄下來給他去，也可算是了却我的一份債了，這篇是我初到日本名古屋日蓮寺由幾位日友帶我去參觀日蓮寺所屬的幾個所在後的幾點記實，也算感想，不過這是從我的日記簿上抄來，已是舊

調重譯了。

在日本宣傳的力量是來得很迅速的，發生了一件甚麼新聞全國的同胞馬上就會知道的，所以，我們一到名古屋，我們雖不是國府的甚麼要人，也不是佛門中的甚麼高類拔萃的師家，可是每家的新聞紙上都爭刊着我們的書行和動作，因此每天來寺參見的人實在難以應付，於是我們老僧入定似的坐在客室裏靜候來賓的接見。

當我們到日蓮寺的第二天，早上三點半鐘即爬起来，隨着他們坐禪，上殿，過堂，出坡，掃地，日語那時是一句都不懂的，只是木鷄似的跟在他們的屁股後頭，見他們穿着袍知道要上殿，見他們捧飯碗知道是要吃飯，見他們拿掃帚知道是要掃地，這樣毫無主宰的跟着他們在十點鐘之前將上午應做的事全都做了了，那接着幹的便是度亡的工作，真該死，我冤枉做了一個和尚，不但日本的度亡工作不會做，即是中國式的也完全不知道，但是，不行，誰是不會也得要去參加，一向度僧中國和尚不辦而獲的

安適生活的我，雖然叫我幹這種勞苦的生活，委實有些窘態了，尤其使我吃不消的便是打着赤腳在那石子鋪成的地面上跑來跑去的工作，忙得頭昏眼花，上午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午后金寺的職僧十餘人開歡迎茶會，出席者有岡本嘉十郎，執事長倉橋旭靜，執事橫田益英等諸先生，在席上岡本嘉十郎有出紀念冊，令我寫幾個字為紀念，我想

「獻醜莫如藏拙」方辭去，會畢後由該寺的住職和大塚道光先生等五六人去會名古屋和愛知新聞社社長，其後至大塚先生的家廟去參觀，廟不大而建築雄偉，頗莊嚴，寺中有一老和尚，是大塚先生的師長，年已古稀，修行甚好，據說每天除早晚二時工課外，還要禮三百拜佛，并念觀音堂號一萬聲，另外還有大塚師的和尚太太以及他的五個和尚兒子，也都一一的叫來與我們相見，起初我認為這是大塚師的俗家，其後始知小廟即是日本和尚的家庭，家庭即是日本和尚的俗家，不特此也，全國都是這樣，我們看了并容不着大驚小怪。

已經是第三天了，維那佐藤當職師和遺待奥山信明師因為我們是外國去的遊客，特帶我們去參觀日蓮寺所屬的各處，這些地方在名古屋都是有名的所在，每天去參拜的

善男信女都是成千累萬，現在將該處的輪廓和我看後的感想分述於下：

一、奉安塔——奉安塔在名古屋算是最負盛名的所在，本地的婦人孺子都是知道的。外地到名古屋去的人，似乎不去參拜這所如來的遺身舍利心中是不會死的，這塔高約五丈餘，塔中供有釋迦牟尼的舍利有鴛豆般大的一粒，該塔橫寬三丈，並為石頭製成，離塔前約三四丈有一四面無壁的房屋，這是為偉人先生們至此參拜的地方，普通的人都在門外遙拜。這所塔共佔地基三十四畝，內中盡植樹木兼植山花，每值春秋二季，百花盛開，翠鳥聚集林中，所謂鳥語花香，因此來往參拜的人實如過江之鯽，我們去參拜的時候，大塚先師叫我們誦中國的大悲咒一遍，為時不過五分鐘，門前已擠滿了人頭，好像在看甚麼把戲一樣

的。

二、納骨堂——日本人不光是俗是和尙死掉之後，都是用一把火燒掉，有錢的人將燒過的尸骨拾起來，在自已的地土範圍內修一個塔，以作永遠憑吊的紀念，若是貧乏的人沒有錢去修塔，那就只好拿幾塊錢將那尸骨送到納骨堂去，拋下那無底的深坑，這個無底的深坑名叫納骨洞，

也是屬於日蓮寺。每日派有兩位僧侶在那兒專候撿尸骨來的人，每隻高三寸寬二寸來的一個尸骨箱，可納金二元三元或五元不等，這是要看對方的財產說話的，價錢說定之後，由一僧侶同寺納骨堂，將尸骨箱置於洞口，然後敲嘛呢叭囉吽唵勒令嘿阿呀呬，廻向畢將手輕輕一推，尸骨箱乒乓兵的滾下無底的深坑去了。據說只是這個地方每年可收八九萬元，那麼這也不能算是一筆小賬了。

三、忠靈塔——這是中日事變後才有的，實際上這里並沒有甚麼塔，只是一所長五間的房子，四壁作成梯子式，拾級而上，每級均緊攏着置滿的尸骨塚，都是這次事變五年來為國犧牲的英靈的遺骨。當我們去參觀時，桌上正供着一個白布包着的尸骨箱，有一位年方二八的寸寸めさ九度誠的跪在拜燈上，一個和尚在旁邊誦着經，而她的眼睛也顧不着旁人看見難為情，終於眼淚奪眶而流出來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看見她不斷的哭泣着，我的心裏也有些難過起來了，我覺得中日兩國實在不應該打這場頭的仗，同文同種同處東亞，并且同一信仰，我們都是一家人，兄弟鬩於牆，豈不被白種人笑歪了他們的嘴巴嗎？

四、洪鐘——這鐘在名古屋日蓮寺的門前，高約三丈

五尺，直徑寬約一丈五尺餘，鑄於大正十一年，因重量太重，不能懸掛起來，只在地上兩端置兩石條，將鐘安放在上面。人民有甚吉凶之事，以敲鐘所發之聲音大小定吉凶，聲音大而長者為最佳，但是，我認為這種傳說未免太近於迷信了吧？

五、淨目石——距離宏鐘僅數丈餘的地方，有一石中能出清水，據人說如果有人的眼睛壞了，用這清水塗上二三次後也就好了。我認為這樣傳說也是靠不住的。當時我即用手指着我旁邊一位戴着眼鏡的說：「他的眼睛怎麼樣了？內中一人說：「那是近視」。我說：「用此清水塗上登不二三日就好了嗎？他們都對我嫣然一笑，我也笑了」。

六、寶物拜觀所——在本堂（即大殿）一進門的左角上設有一處客賣所，所賣的東西都是廟中出版的印刷物，台前并設有一寶物拜觀受付處，并有案内啟人，我們去參觀算是例外，也未受付，由一案內人領導到內部去參觀，內中的寶物大大小小共有三百餘件，都是由各地各國所寄贈者，尤以暹羅國王寄贈的寶物為最多而又最特色，中有我國北平韓德清寫的「南無彌勒如來」六字，亦列入寶物之內

了。拜觀寶物的很多，以此每年可收二三十萬，想到我國古寺林立，寶物古跡亦很多，可惜沒有人把牠整理出來，以致因散遺忘，中國的佛寺如果能將各處的寶物收集一處，設立一所「佛教博物館」，古跡加以修繕，取名「古跡遺場」，這樣既為後人憑吊追念先賢，每年又可收到一筆巨款，中國的和尚只知道作討飯似的經懺生涯，這些富有歷史意義的善舉，偏偏沒有人去幹，實在是件可惜而又可遺憾的事情。

在日蓮寺的左右前後名勝的所在很多，上面所記的數處為最負盛名的，每年只此數處所收的經費，即能維持寺中六七十人的費用，再加上水代經和法要（佛學）每年可收數百萬元，除支出外是有相當的餘裕的。

日本的佛教徒在表面上他們是合作的，實際上他們的派別是異常的森嚴，可是，諸位要知道，他們的派別森嚴，正是促成他們佛教向上和發展的一個主要的因素，他們攻擊對方不用甚麼武器，只在暗中作敵對的工作，他們的

戰略是在文化上，教育上以及社會事業各方面去爭奪，比如淨土宗發行一種刊物，或是創辦一所學校，那末，曹洞宗或臨濟宗，馬上跟在後面把每年支餘的金錢拿出來辦一所比淨土宗更有意義更有精神的刊物或學校，可是同想我們這自命非凡的大中華民國的佛教徒們呢？那真使我們痛心極了，一般的老朽們看見有志振興佛教的大德和有為的青年，要發展一種有意義的新新佛教的事業的時候，他們不但不順水推舟的使牠一帆風順的成長到理想中的目的，反而在旁邊千方百計的鉤心鬥角的作種種不利的事情，甚而還有正式出頭為難者，這不是筆者為意捏造其辭，那國內的教胞，大家換心思想，像這類的事實在過去是不是發生過很多很多，在這裏我們也不忍將過去的舊事拿來重溫了，只要大家知道「住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們全國的佛教徒從今為始大家團結一心，不讓日本的佛教徒專美於前，我們也振起來建設一光明燦爛而有聲有色的東亞新佛教，我想這也是易如反掌的吧？

從平等說到大東亞的戰爭

塊然

平等，是世間和出世間共通的真理，也是人們都應該明白的真理！

釋迦牟尼佛陀，在二千多年前，為研究這真理，曾經毅然決然地拋棄了他的王宮生活，去到冰天雪地的山峯，艱苦備嘗，努力心靈的修養；後來畢竟在菩提樹下，證得了宇宙萬有的真相；但他在證得真理的時候，卻很驚訝嘆息地說：「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佛陀所證得的真理，是清淨真心；這真心是「人人本具，個個不無」的，但一切衆生，雖然具有這可以成佛的資格，却因有著迷惑和覺悟的不同，遂形成了十法界的區別。十法界是：「佛法界，菩薩法界，緣覺法界，聲聞法界，天法界，人法界，修羅法界，鬼法界，畜生法界，地獄法界」。

法，是一切萬法。界，是境界。能夠自己如實覺悟宇宙萬有的真相，再去教化一切衆生令得覺悟，這是佛的境界，所以叫做「佛法界」。能夠為成無上菩提的道具，而去修持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以及其他一切善美的行為，這是菩薩的境界，便叫作「菩薩法界」。能

夠明白「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的十二因緣法，而修証到不生不滅的涅槃的境界，這便叫「緣覺法界」。能夠親近佛陀，聞到佛陀的法音，體知苦，斷集，慕滅，修道，這便叫「聲聞法界」。能夠勇猛地去修持「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不食，不瞋，不邪見」的十善業，並且能夠修習禪定，這便叫「天法界」。能夠受持五戒或修十善，這便叫「人法界」。雖然能持十善，但不很精進，又常生瞋恨心，這便叫「修羅法界」。要是犯了弑父，弑母，弑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的五逆罪，或是犯了殺生，偷盜，邪淫，妄言，綺語，兩舌，惡口，貪欲，瞋恚，邪見，的十惡罪，這便叫「鬼法界」。要是犯了五逆或十惡罪增多了，便要去受畜生的果報，這便叫「畜生法界」。要是五逆十惡的罪全都犯過，那就要墮落地獄受大痛苦，這便叫「地獄法界」。

佛，菩薩，緣覺，聲聞，的境界，叫作「四聖法界」。天，人，修羅，鬼，畜生，地獄，的境界，叫作「六凡法界」。聖凡的境界是有着很顯然的區別的，是有善惡和

樂不同的感受的，從什麼原因造成這靈凡的區別呢？那就是對於這本具的真心迷和悟的關係了。因為不能夠認識真心本自與佛平等，是宇宙萬有的靈源地。因此，就要受物欲的牽纏，真心的光明，也因常受物欲的牽纏而日漸隱晦，於是便踏上六凡的道路了。要是在六凡的道路上，遇到了大智如顯的開示，觸發真心本有的光明，打破物欲的牽纏，便能夠漸漸地走向四聖之途。由迷和悟的因，受苦和樂的果，是和「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樣地真實的。不過這真心在迷惑的時候，它的功用並不會減少；就是在覺悟的時候，它的功用也不會增多；所以，古大德說：「狗子也有佛性」。「滿街都是聖人」。佛陀也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人們能夠明白自己的真心，本自與佛平等。便不會「高推環境，甘處凡愚」。便能夠發出「彼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的大菩提心。從此努力修行，也就不難漸漸地「超凡入聖」。

出世間法既應該明白平等的真理，才能夠「發奮為雄」；世間法也應該明白平等的真理，才能夠生存安樂。人們生存安樂的必須條件，是物質的供給。物質的產

生全靠土地。要是各國人口的數量，能夠和佔有的土地並土地所產生的物質，得到合理的平等的分配，自然能夠「相安無事」；否則便會給予國防政治上以壞的影響。

現在大東亞戰爭發生的因素，便是因為人們違反了這平等分配的原則。全世界現有的人口，據最近的估計，約在二十萬萬左右，但亞洲的人口，已佔有全世界人口的過半數，歐洲的人口，也佔有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至於北美洲和非洲的人口，却只有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南美洲的人口，還不到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五。澳洲的人口更少，還不到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一。至於這美非澳三洲所產生的物質數量，却又很豐富。以這樣稀少的人口，而佔有廣大的土地和豐富的物質，自然會造成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對立的現象了。

美非澳三洲，是英美的勢力範圍，所以英美的人，因得到這優越的地位，便能夠享受到較高的生活；但享受的慾望是無止境的，他們要想自國的民族更加繁榮，便不得不侵害剝削其他民族的利益來自肥了，近百年來亞洲的各民族如中國，泰國，印度，緬甸，菲律賓，馬來，等處所受到的迫害，便是這種侵略者的心願所造成的。

人類是間具有求生的意志的，在這樣不平等的現象下，人口多而富源少的國家，因為受到種種壓迫的痛苦，為求自由解放計，為求獲得安樂的生存計，便自自然地會落在同一的陣線上來，要想打破這惡劣的環境。因此，這大東亞民族解放的聖戰，遂終於不可避免而爆發了。

在佛教徒的立場上說，是很希望人類都能夠切實地反省，自動地停止戰爭。「化干戈為玉帛」，使「兵氣銷為日月光」。然後再根據各國家的人口數量，把土地和物質重新一個合理的平等的分配，今後此的世界上，永遠斷絕戰爭的毒藥。不過這在現實，只是一個不可能的幻想，還

是要依靠「不得已而用之」的武力，才能夠實現這大理想的。

近來大東亞民族解放戰爭，已有了相當的進展，凡在大東亞共榮圈內的各民族，都應該明白這是一種合理的戰爭，是謀大多數人幸福的戰爭，每個人都有著應該負起的職責，必須要一致地團結起來，感受目前不可避免的艱苦，向着這個偉大的目標努力邁進！同時，更應該明白這戰爭的結果，決定是可以打倒英美的侵害，實現平等的分配，獲得安樂的生存的。

平等，是世間世間共通的真理，是全人類都應該明白的！

佛教巡迴工作團今後應負的使命

開通

佛教在世間上，實是人類一種不可缺的維他命。因為它對於時代的補救，人生的問題，都說得很詳細，發揮得很究竟。是故，佛教由印度，而中國，而日本，迨至今日，遍及全世界，早已成功一個教理精深，歷史悠久的偉大宗教。

不過，一般對這種奧妙佛法，缺少深刻的了解，

總信口雌黃，說是缺乏社會性，真是莫大的錯誤。要曉得佛教的真面目，是永遠光明圓滿的，永遠生氣勃勃的，永遠積極前進的，它的噴邊，更是永遠帶著慈悲祥和的氣氛，要和世人接近的。它決不是如一般人那懸想，說它是精神癡癡，逃避實現的！

但是，事實勝過雄辯。二千年來的例證，皆個個在證

那方面。所謂主持佛法的僧衆，都是在深山幽谷中，獨善其身，研究一些明心見性，出世無爲的大道理，佛，法，僧，是永遠聯在一起的。和尚既在深山寺院中，自然佛和法，也只有跟着過呆板黯淡的生活，失却了圓滿活潑救世利人的精神。雖然，也有少數的高僧大德，積極弘法度世，總不能轉變世人的態度。因爲那種因襲的觀念，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了！

因此，同人等欲求社會人士，澈底認識佛法的真諦，糾正固執的盲目的錯誤的觀念，撲滅捏造的惡毒的歪曲的

何謂佛法通俗化？

逸峯

謠言，索性大開山門，請了佛法，總結一般熱心的教徒，成立佛教巡迴工作團，推進佛化工作。一面以淺顯的文字，揭示甚深的義理，把無漏的種子，散播在羣衆八識田中，培植菩提之果，一面用通俗的語言，把圓融的佛法，灌輸各人的腦海內，引導如法修持去！

這樣，慢慢地做去，我相信必能改造人心，化除超遷的。進而言之，具有幾千年歷史偉大的佛教，無疑地也就發出燦爛的光芒了！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這兩句話說得很透徹，顯然佛法與世間是不能彼此分離的。真像如膠似漆，水乳交融的不可東西各別了。假如佛法離開世間法，則不能

成爲靈壽靈美的圓融佛法！世間沒有佛法，則因果哲理立言無根據亦無考證了。換句話說：倡明因果哲學的道理，就是佛法的先伸大道！被淘汰受感化 喚醒覺悟，那既有

世間的有情；有情不能離去世間法，佛法在世間亦不能離去有情，是互相證依的，不是獨自有的。

我們將無上的妙義，用最淺顯的通俗文字語言來把它開揚於民間，使每個幽暗角落裏的衆生乃至婦孺，個個皆明瞭佛法大意，那便是世間法的佛法的宣傳工作。隨緣談教的，不被凡情迷惑所染的，那就是世間覺！亦即是佛

法化世間。

那麼照這樣說來，佛法不是很淺顯易明的嗎？曰然，古德云：「佛法世間法，同一無差別」。世間法能夠行得周圍，便有近合於佛法通俗化。事理雖如此：可是行做起来，似乎有點級梯分別吧了。

佛在世間，對於衆生脫離補法，行種種的方便，無非是顯機逗教，因病給藥，斷不是一概而論不辨青紅皂白地授之大乘教義的，這點要請學佛法者開臨冷滑一下，切不可作固固吞棗的馬虎一樣看待！例如：小學程度不能給大佛教「高師教」，中學知格則又不能給以「小學教」「幼稚教」。其行機殊，其理則一也。佛法對大乘根機的衆生則授之六度萬行，令自行化他之法。對小乘根機的衆生，則授四諦十二因緣法，令起速修，斷惑證真的志趣，反過來說一下：觀機而授法，即是世間法，受法而修証，即是世間覺；亦所謂通俗化的佛法妙用。

再明顯些說：現在我們佛教徒代著信們念佛，誦經，禮懺，修禪——亦即是依世俗入之心理的要求。譬如：植福發生，懺悔前愆，解冤釋結，萬亡生西——關於這類的佛法，皆是應世間法必需要種種巧設立的。這即是佛法應

世法化而通俗。凡稍具知識之士，不行虧心事，而處處契合於仁慈道德，禮讓廉恥——事事預先了達因果律而後為，這也會先的受過了佛法的薰陶的表現。(五戒居士……)世間法和佛法，差別無二者即是此義也。

若要將佛法實行通俗化而深入民間去，則不能離去世間法。因為佛者覺也。梵語佛陀，此謂覺者，又謂智者，對迷說覺，對愚說智。六道衆生，常迷不覺，常愚不智。惟佛一人獨尊，常覺不迷，常智不愚。非但能夠自覺煩惱虛妄，本性常真；且使一切衆生亦得覺悟。故言：自覺及覺他，覺行圓滿，即每一處不圓滿，是名號佛陀。法者俗云法度也。亦云軌範，亦謂有定式可以遵循仿效者曰法。故謂制度亦名曰法。例如國有國法，社會有禮法，教法……又謂「法」如規矩繩墨，能使曲直方圓具足，亦能置斯民上軌道。佛家所言的法是：「三藏十二部教」，衆生能依「法」切實進行，以期達到無上菩提之開也。

這種淺談，假使個個人都能了解明白，佛法自然而顯的通俗化了。

南普陀寺沿革

文濤

南普陀寺爲廈門最大古刹；創建於五代之前，迄今千餘載。寺奉觀音菩薩；雖兼奉釋迦如來，彌勒，羅漢，天王等聖像，因觀音靈感，有禱則應，故寺號普陀；冠以南者，以對浙江，定海縣之普陀而言。

唐志載：「宋僧文翠，建普照寺」。又按：「普陀寺僧蹟陀，乃五代僧清浩所建，其初名泗洲。宋治平間，始改名普照寺。逾元至正間敗廢。明洪武有僧名覺光重建之，後又燬於兵」。徵諸志載，輿廢不一。泊於清朝康熙間，靖海將軍施侯，（一名琅），平鄭姓凱旋，重建改名南普陀，是爲取名之始。寺興時，常居僧衆百餘人。

寺後有峯名五老凌雲，爲廈門八景之一，其他七景雖與之齊名，而山水之蒸鬱，岩壑之雄奇，則遠勝之。寺左右有鐘鼓兩山巽然。嘉禾名勝記云：「寺中有洞名六月寒，左有雲巢」。采捕載：「門前列御製平臺紀功碑亭四」。歷叙戰績。寺前平原一片，爲鄭延平郡王水師演武場，今爲水田。

民國以還，寺中香火日盛。民十三年，轉逢和尚因鑑於子孫傳統之流弊，始改爲十方叢林，選賢住持。

民國十四年，秋，會泉者法師創建閩南佛學院，培植人材，請常愷法師任院長。關觀香殿旁屋宇若干間爲講堂，及學僧宿舍。由是斯利盛興浙江普陀相輝映而名聞海內矣。

迨民十六年，太虛大師繼任主持；退居轉逢和尚，監院大醒，芝峰，覺斌等法師佐理其事，於閩院益求完備，乃有中國佛教界之最高學府，實世界佛學苑之華日文佛學院。先後所造就之僧材，散處四方，從事佛教文化，僧侶教育，社會事業。

庚午秋，轉逢和尚築兜率院於山腰，專爲太虛大師退居靜養之所。其中有阿耨達池，池水清碧，供全寺大衆之用。復盡天然形勢，益廣其左地，以石洞爲須摩提園，洞內清涼幽寂。通洞之右，有阿闍若處，以爲靜坐棲息之所。院左絕

原有太虛台，是民二十年，李鴻基居士所建，臺台高闊，如響虛空，覽江山水，盡收眼底。

民二十二年，常惺法師主持寺務，任覺斌法師為都監。二十五年，常師萬覺師為代理方丈。

二十七年，廈市事變，覺師不辭勞怨，各方奔走，倡政教合一之議。嗣以衆望所歸，推為本寺主持；泊大乘佛教會副會長。傾導信徒，宣揚佛化；並謀中日親善，共存共榮。繼思欲中日佛化文化交流，須先造就佛教人材。乃於去年春，邀請興亞院，市府李市長，並佛教會諸居士等贊助，復興閩南佛學院，聘請當代佛教泰斗太虛大師之高足大圓法師任院長。於秋七月開日，正式復課，學僧三十名。

迄大東亞戰開始後，覺師為和平運動，奔走遠途；更因寺務，院務，會務紛煩，感冒風邪；又適為金門佛教分會成立，勉力參加，致染沉痾；至今年二月九日，上午九時，圓寂於博愛醫院中，識者盡痛惜之。

其時大圓法師已回高郵，即由興亞院，並市府李市長，及當地諸山，大乘佛教會諸居士等聯名，並由興亞院給樹舉務官，代表親往上海敦請來寺，繼任主持，但大圓法師既因高郵寺務，不克卸肩，又為上海，北平，南京，鎮江等處，佛教要務所繫，未能來廈，當推薦塊然法師以自代。茲由中日長官，及佛教會，並諸山等，一致公舉塊然法師為本寺主持，兼代理院長（因大圓法師未能常駐院中）乃於本月六日，正式受任。

塊然法師，蘇北淮陰籍，曾具入道，受法於當代大德仁山老法師，歷任楞嚴學院，芝苑學院，覺津學院，湖心寺工讀苑等處教授，或教務主任。並在江蘇，浙江等處講演佛經，生平抱弘法度生之志願。今主本寺，不唯一寺得人，亦中日佛教前途之幸也。

三十一年八月七日書出

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江亢虎博士演說詞

記者

||| 在 常 州 清 涼 禪 寺 演 講 |||

六根及諸位法師：

我到常州清涼寺，這是第三次，第一次在民國初年，靜波老和尚陪我來遊，那時大殿初成，尙未上漆，佛像甚小，且未貼金，其餘更無可觀，匆匆一過而已。第二次在前七八年，也是靜老約我來的。那時藏經樓已經完成，不過也未上漆，未裝電燈，我在荷花廳上住了一夜。這次離京避暑，蒙六根法師招待來此，看見藏經樓金碧輝煌，新起禪堂也規模宏遠，可惜靜老早已生西，真不勝今昔之感！我與靜老三十年方外之交，諸位又都是靜老的法徒，靜老一生心血，一世事業，一生功德，皆在清涼寺，諸位能毅保守清涼寺，發展清涼寺，便是對於靜老的報恩，也是對於佛祖的報恩了。

我於佛教，本是門外漢，但我想真理祇有一個，古今中外，各種宗教，各種學說，雖似千差萬別，歸到歸根結穴，都是小異大同，不過同一探求真理，宗教家與學問家的

立場和方法是兩樣的，甚至可以說是相反的。宗教家探求真理，是以起信爲出發點，越探求信念就越堅固，學問家探求真理，是以懷疑爲出發點，越探求懷疑反越加多，但是一面懷疑，一面探求，一面解決，前面的疑問去了，後面的疑問又來，這正是學問的進步，不是學問的退步，這裏最奇怪的，便是：宗教學與學問家探求真理的出發點，雖然相反，而其所得的結果，却往往不約而同。比方佛教說，世界無常，人生多苦，科學家哲學家也證明世界上一切現象，時時刻刻都在變化之中，人生終日營營，爲求快樂，反得痛苦。佛教說因緣，所謂內因外緣，是空間的定律，又說因果，所謂前因後果，是時間的定律，科學家哲學家也證明心理和環境的影響和作用，而且物理學上的循環感應，無一不與天道人事相通。佛教說無人無我，又說不生不滅，科學家哲學家現在都承認人我的關係，即羣己的關係，是永遠分不開的，而且物質不滅，所以精神也不

滅，每個細胞，都含靈性，只有變化，并無生死，一切物質的總和，只有盈虛消長，并無多少增減，這些大家公認的真理，學問家是從懷疑探求得來，宗教家却是從起信探求得來，我佛世尊，在科學未發明幾千年前，說出來的真理，始終顛撲不破，所以說，研究科學，不但不能推翻宗教的論據，反而加強宗教的信心，因為真理是人心所同，唯一無二的。

再詳細的說，佛教入門，有所謂四觀，一觀身不淨，二觀受是苦，三觀心無常，四觀法無我，逐一都可以拿科學哲學來證明。自有了化學生理學解剖學，人身的構造，和物質的分解，都弄得明明白白，這一口臭皮囊，實在無可留戀之處，一切六根六塵的享受，瞬間的快樂，引起到顯的痛苦。苦樂本是對待的名詞，有樂就聯帶着苦，好像有生必定有死一樣，人的生老病死，物的成住壞空，流轉進退着，一息也不停止，一步也不放鬆，沒有一樣是常住不壞的，世人貪着，或指騙亮是我，或認靈魂是我，但是騙亮是由四大和合而成，解散了並無一樣是我，靈魂按科學家哲學家說，是附麗在細胞中的原動力，新名詞叫做電子。各電個子，分離獨立，我在那裏？而且從小處說，電

子塵極微細，也自成一世界，也有中心的世界，圍繞的行星及衛星，和天體一樣。再從大處說：我們所見的天體，不過是一個微塵，還有無量無邊的天體，為我們所不知道，甚至所不能想像的。這些都已經由天文學家證明承認了，這不又與佛教所說的三千大千互相證明麼？

佛因為上說的不淨，是苦，無常，無我，所以提倡常樂我淨四字，與上說的正相對照，這是佛的理想境界，也是永遠絕對的境界，不是我們人生所能達到的，不過人生也不應該去理想太遠，更不應該違背理想去做，所以佛門的規矩，僧伽的生活，是比較近於理想的。因為不淨，又不能全淨，於是不飲酒，不食肉，不性交，比較俗人要淨一些，因為是苦，又不能絲毫不要，於是物質上少去享受，色聲香味觸上少去追求，庶幾不至惹起反動，比較俗人，要樂一些。因為無常，又不能即時他有常，於是看着得開，勘得破，不要流為執着，不要過於認真，萬事隨緣，物來順應，比較俗人要安定些。因為無我，又不能立地找出個我，於是對外來性無世相忘，於人無爭，於物無碍，但是，對內却要常惺惺地，不可忘記本來面目，時時警策，不使一生空過，發大願心，為一大事出世，比較俗人，

要有主張些，果然能夠這樣，也不枉制度一場了。

講到因緣與因果，本來一切無常，一切痛苦，都是由這些演變出來，內因與外緣相引，前因與後果相尋，造成世界萬有現象，宗教家和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社會學家，同一感慨，人心不古，環境不良，但是如何挽救，如何改變，這出發點又彼此不同，而且正相反了。革命家等等，以為要從環境改變起，因為大多數人都是隨著環境轉移的，所以推翻舊制度，建設新制度，使環境變好了，大家自然革面洗心，做起好人來。古人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又說：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正是這個道理。宗教家却不然，以為要從心理改起，本來社會是個人積成的，分子好了，團體一定是好的，人心不改變，無論什麼好制度，都不中用，所以針對人心，挽回趨運。惟有大家回向念佛，諸惡莫作，衆善奉行，這是最穩當的。我現在不願批評這兩派的做法，誰是誰非，因為我的意思，是要雙方並進，缺一不可的。不過照前種的做法，雖然直捷了當，但有時恐怕得到相反的結果，本為利國福民，反而禍國殃民，往往不幸而有之。最後一種的做法，確實太迂遠了，太沒有把握了，不過做到一分算一分、度了一個算一個，不

會引起什麼反動，至多教不了自己，但決不會貽害於他人，更不會流毒到多人，而且人人可做，時時可做，並不需要幫助，也不需要預備，比較起來簡便多了。

一切無常，一切痛苦，有許多由於外緣逼迫而成，但是若無內因勾引，不會發生什麼效力的，又有許多由於從前種因所收的果，或者是衆生共業所收的果，使我們無論如何，不能逃避，但若我們善於應付，一定可以減少災難，而且若從今起，各個人慎修諸因，自然以後大家少收惡果，這是一定的道理。佛教注重戒律，就為的是不種惡因，免收惡果，戒律最重的是淫殺盜，這是身業，他的根苗出於貪瞋癡，這是意業，我們慎修諸因，第一步便要克治貪瞋癡，這應該用戒定慧為對症下藥根本治療之方法。講到這裏，使我們想起儒佛兩教，所見略同。論語說，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孟子說，齊宣王說，寡人好勇，寡人好貨，寡人好色。這色字不就是由癡念發出的淫行麼？勇字鬥字，不就是由瞋念發出的殺行麼？得字貨字，不就是由貪念發出的盜行麼？佛家針對這三字，用戒定慧，儒教針對這三字，用智仁勇，叫做三道德，

曾就是慧，仁就是定，勇就是戒，再想起日本的神道教，崇奉三寶器，就是玉鏡劍，玉代表仁，就是定，鏡代表智，就是慧，劍代表勇，就是戒，通俗也說；人有三關，名，利也，色也，可見這三寶實是人生最大病根，聖凡同鬼及此。就此剋制，無常痛苦一定減少多多，佛門弟子，尤須身體而力行之。

末了，還要附帶說兩句緊要的話。現在時勢與前不同，佛法圓通，當然要隨機應變，聽說友軍攻入常州的時候，城內外人都跑光了，靜老帶頭全體僧衆，匍匐山門，歡迎隨喜，一面請出當地士紳逃難在寺的，就寺裏成立維持會。所以常州還不致十分糜爛，而清涼寺更是一草一木未曾損失，靜老功行偉大，真是佛菩薩的心腸，試想佛菩薩若遭此境遇，除此以外，還有那種辦法？因為日本也是信奉佛教的國家，所以格外容易保全，不過佛教傳入日本，因歷史地理民族的關係，別開了娶妻食肉的方便法門，原來日本是宗教的國家，天皇便是族長，萬世一系，長養子孫，人民信奉服從，宗教也遵照國本主義，依傳統相傳授，現在唯有唐招提寺，是鑑真大師生嫡派，仍舊保守固有宗風，這在日本是絕無僅有的。本來宗教傳播，也須因地

制宜，如西藏蒙古的喇嘛，個個食肉，肉爲那裏五穀不生，不食肉便不能生存，單於中國，天氣土宜，植物繁盛，何必破戒？中國人口衆多，信仰自由，佛教徒本居少數，而且法律習慣，獨子不準出家，由家人不娶妻，不生子，決不致減少人口，又何必破戒？所以我主張對於日本佛教徒，應該聯絡溝通，觀摩受益，跟他們學許多好處，糾正中國佛教徒末流之失，至於戒律行爲，不妨我行我素，不相靠澤不相師使了。

其次：中國近來新興的佛教徒，因爲救世心切，矯枉過正，也因為受了日本佛教徒的影響，許多主張改革寺制，改革僧裝，和俗人一樣，從事各種職業，有富貴的，有做官的，有經營買賣的。在我看來，這也與佛教出家之原意相反，並且這些事都是經典上明白棄爲腐戒的，這樣便做居士好了，一方仍可皈依，一方不妨從俗，何必費事剃度，反而敗壞清規，我以為既做和尚，便應當以念佛誦經爲正課，但是衣食住的來源，也不可專憑乞討，長作社會分利之人，所以做佛事，種莊稼，習工作，都是謀生之道，養命之源，本分應該的事，更進一步，教育慈善事業，假使沒有其他作用，不致發生轉職，也不妨量力爲之，並

於政治軍事商業，便絕不願參加。諸位要知道；中國六朝佛教最盛，那時朝代更迭，最多亦最速，而佛教始終保持平衡進展，正因為不會參加政治軍事商業的好處，諸位要知道；政治軍事的權威，資本財富的力量，不過是一時的，而宗教應該是永久的，因為一時的方便，妨害永久的前程，俗人尚且不為，佛教徒豈可存此勢利之見，自己陷入萬劫不復之域？

於此使我回想靜老，確無勢利之見，我自民國以來，亡命外國，從來不曾做官，每隔三五年，回國一次，經過上海，都是住在清涼寺下院，由靜老飲食供養，少則數日

，多則經年，不但我個人，我的家屬，我的門徒，也常時來往叨擾，從來未受報酬，始終敬禮不懈，那時靜老起造經樓禪堂，工程浩大，到成募化，却沒有問我募化，上海下院，涉訟多年，靜老奔走呼號，也沒有向我求援，後來官司敗訴，眼看廟要被拆，是我探聽出來，自告奮勇出頭代為營救的。今日偶然出山，忝居高位，靜老已不及見，思之令人黯然！我與靜老有緣，就是與貴寺有緣，也就是與佛教有緣，常想早賦遂初，更喜向平願了，仍可過我的雲水生活，以終餘年，將來希冀更多機會，和諸位作進一步的研究，完了。

書城漫錄

(續)

玲琅

七

王荆公文章節義，宋代罕有其比，而晚年篤志佛乘，吟詠中多見遺語，傳其元豐七年曾大病二日不語，少瘳，婦夫人曰：「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念，強為善而已矣！」又執其婿某法手曰：「君聰明宜博讀佛書，慎勿徒勞作世間言語！安石生來多枉費力，作閒文字，深自修責！」

！夫人獻之曰：「君未宜出此！」公曰：「生死無常，吾恐時至不能發言，及今叙此，時至則行，何用若勸！」疾瘳獲愈，乃自修曰：「願盡天下理，而定力向淺，或者未死，應當竭力修為。」後遂捨所居園屋為報寧寺（又名半山寺），又捨田入壽山太平興國寺。此皆可徵其夙根深厚，超出尋常。至其執拗之性，則習氣便難耳。屬按高王荆公

年聯讀：「安石居金陵，讀經蔣山，與元帥師遊，問師師
 意旨；元不答，安石益叩之。元曰：公般若有三，有近
 道之質一，更一兩生來，悉純熟。安石曰：願聞其說？元
 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世緣深；必以身
 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
 平之心經世，何能一念萬年哉？又忿怒，而學問尚理，於
 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淡薄如蹈院
 ，此爲近道。且當以教養滋茂之可也」。此實爲荆公的評
 。乃饒世耳食之士，有深加詆毀於公者；大抵惑於蘇洵之
 辨盡一論耳。殊不知此論及張安道之老蘇暮表暨蘇子瞻之
 謝安遺書，均已經學者考証，皆僞作也。

八

大智度論二十七卷有云：「諸聖人雖漏盡而有煩惱習
 ；如火焚薪，已灰，炭猶在，火力薄故，不能令盡；若劫
 盡時，火燒三千大千世界，無復遺餘，火力大故，佛一切
 習火亦如是，燒諸煩惱，無復殘習。如一婆羅門以五百種

惡口衆中罵佛，佛無異色，亦無異心；此婆羅門心伏，還
 以五百種語讚佛，佛無喜色，亦無悅心；於此毀譽，心色
 無變；又復旃遮婆羅門女，稱誑佛，佛無慚色；事僧斷
 斷，佛無悅色；轉法輪時，讚美之聲，滿於十方，心亦不
 高，孫陀利死，惡聲流布，心亦不下；阿羅國土風寒，
 又多荏菜，佛於中坐臥，不以爲苦；又在天上，歡喜聞中
 ，夏安居時，坐劍礮石，柔輦清淨，如天綉緹，亦不以爲
 樂；受大天王，毘奉天食，不以爲美；毘羅國食鳥麥，
 不以爲惡；諸大國王供奉上饌，不以爲得；入薩羅聚落，
 空鉢而出，不以爲失；提婆達多於耆闍窟山推石壓佛，佛
 亦不憤；是時羅睺羅敬心讚佛，佛亦不受；阿闍世王縱諸
 醉象，欲令害佛，佛亦不畏；降伏狂象，王舍城人益加恭
 敬，持香華繚絡出供養佛，佛亦不喜」。……；觀此；可
 想像世尊當年施教之風度，實足以垂範於無窮。玲瓏障重
 習深，愆尤日積；境風偶動，翻海波騰，緣之用以自警。

團結僧伽是宏揚佛教的基礎

奧慧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這就是團結力的功能。現在

舉世各國都提倡人民團結同心協力，安內攘外，也是這個

道理，推想我國人民四萬萬五千萬，其所以不能振興國家，就在缺乏同心合作的團結力。外人謂吾國人如一盤散沙，由此可見團結的重要，再顧及我們自身的衰頹佛教；不能振興宏開，其原因又怎能例外呢？

現在一部份關心佛教的大德們，也曾在極力提高嗓子，吶喊着僧伽快學教修德！去弘法利生，化世導俗，負社會的改良責任，向光明坦途邁進。可是仍不能獲得事半功倍，挽回這既倒的狂瀾，已傾的大廈，就是有一般腦筋壓困的僧伽們（？）仍是執迷不悟，似高臥那深山幽谷般享清淨安逸的小乘消極生活；毫不顧慮佛教，僧伽所以散沙般難得衆志成城，安內攘外，今日不欲佛教振興則已，苟欲佛教振興，非起來積極底團結佛教徒一致不為功。

從自己改造起

大時代的輪齒翻翻地突飛狂進，宇宙間的事事物物勢必隨時革新改造，方能在適者生存的社會舞臺上，新穎繁茂地萬古長春，否則必入自然淘汰底時代坟墓——達爾文主義固不是絕對真理的斷案，但在事實上總有相當價值。

然則怎樣團結呢？須以大乘菩薩精神將體力智力財力物力團結一致；各盡所能供獻佛教。以復興教法為己任，不可就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獨覺聲聞的態度，共同向我們本有利人濟世宏宗演教的真誠方面去進行工作。況且僧伽是梵語，此云和合衆，具有六和意，果能人人具此六種事和與理和，則人人菩薩，個個佛陀，大家存此為僧為教為人的大我志願，化導衆生的大菩薩心，這樣佛教不但外魔摧折無餘，本身也發出萬丈光芒，由此可見團結僧伽，即宏揚佛教的基本條件。

希望大德們！及僧青年們！首以提倡團結僧伽為前提，一致相印佛陀的本懷，由自立而立人，剷除一切舊有的自私自利弊端，來團結起來做佛教宏揚的基礎吧！！

浩乘

佛教若離開社會，怎能發揚光大？所以負有維持佛寶宏傳法寶的僧寶必須荷起時時改造革新佛教的重担，站到時代的最前線，領導社會人羣進化——淨化，所謂「佛法佛法打成一片」。

因此隨「整理僧伽制度論」而起改造佛教的霹靂呼聲，暗暗地徹透雲霄，但是任你舌弊唇焦，聲嘶力竭，所得的反響和功效却渺茫輕微，甚至造成「提婆達多」般的冤為瓦碎不為玉全的反勢力，是何以故？沒有從自己改造起啊！

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說：「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也」，佛說：「自未得度先去度人，譬如入井救人，二俱陷溺」，的確，有許多熱血沸騰叱咤風雲的佛教革命志士，過去多末志堅願宏言大英雄魂，轉瞬地為改造佛教少壯派底中堅份子，現在却消聲匿跡，開足倒車投降他所攻擊的敵人陣營中高堂大馬醉醇飲肥地說變成爲新佛教的障礙物！

同志們！前車可鑑，我們莫喊口號出佈告般說得天花亂墜坐地衝鋒，要言順行行願言底自己已改造起，自身學力道力體力腦力能剛毅木訥地精強茁壯做出斐然底成績現免理論，那決有不言而治和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效果

我們怎樣奮鬥前途

在尙古遺賢豪傑或當代英名拔萃的一般偉大人物，所

以能夠名垂竹帛，千古當如日月之鏗然的原因，就是他們

了。

假使一個思想腐敗品格卑微行爲惡劣遺德淪傷事蹟廢弛底百孔千瘡的僧伽；轟轟烈烈地叫人改造革新，那真是「五十步笑百步了」。我們習印光老人念佛，弘一大師持律，虛雲禪師修定，能感動天下人膜拜尊依，就知道事實勝於雄辯，不然六年苦行九年面壁十世覺體是何作用呢？

那「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楞嚴句)，是果後行的菩薩最同人發菩提心的權巧言行，不可借爲自欺欺人的護符，我們當以「但取其花勿取其泥」(羅什語)「學我者下地獄勝我者成道」(濟顛語)爲自立立人的座右銘。

貴人貴寬，實已貴嚴，我們先「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後再「志在整理僧伽制度」，所以自我教訓，檢討，責備，批評……從自己改造起，確是僧青年健全身心的藥石，發展事業的基礎，成就佛教主人當資格的原素。

楚光

在青年創造前途的發軔期，能有充滿奮鬥的精神和意志。

我們信青年的使命是肩負利生為家務，宏法為事業的責任，所以求得前途的光明，惟有奮鬥讀書，勤修道德，磨鍊身心，如人之行遠登高，必明白路引和籌備川資，而後纔能圖然步行，因此我對奮鬥前途有三種具體要素。

一、精勤讀書的奮鬥；我們讀一本書，都要給它一個精確的認識，要得認識，惟有奮發熟讀深思，否則徒到寶山，必吝無所獲。

二、修養道德的奮鬥；青年學僧在一個團體當中，要培植高尚的道德，卓絕的精神，果敢的智能，這就要遠離

損人利己的觀念，修養本有的圓覺妙心，透徹自然會覺照現實，而能自化化人。

三、鍛鍊身心的奮鬥；身就是攝術色身而修法身，心就是一種意識，能接外境而起煩惱，品格和威儀自不能卓立，所以我們要毅然鍛鍊身心，毋令放逸。

論語說：「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假使能夠認清目的，「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大刀濶斧不畏艱難，勇往直前，貫徹始終的奮鬥，那末種瓜得瓜，前途自然會光明燦爛的不可思議了。

談々行解並重

心堅

「行解並重」這個文題，忽然映入我的眼簾，是時我不覺盎然地憶起那「通宗不通教，開口便亂道，通教不通宗，如蛇鑽竹筒，通教亦通宗，如日照虛空」的幾句祖訓，這雖然是一般人的口頭禪，但細玩味之，確為「行解並重」的面目寫真！

是的，「行」不「解」，無異盲修瞎練，「解」不「行」

，等於說食數寶，然而「行解並重」呢！那就猶如皓月當空了。所以「行解」二字尤其是在我們僧青年學者；恰似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缺一不可，至於這一點，凡是我們當學者應多多的注意！

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意思是大凡一個人要想達到自己理想中的事業成功；那末，就必須具有利

器始可達到。我們是情青年，我們創造道業學業的利器是「行解」，要想學識淵博，人格卓絕，做一個佛教俊秀的人物，必需注重「行解並重」，所以這「行解」的利器，就是成功我們一切事業的原素。

試看：過去的大德們，如印光大師，就是我們極好的一面鏡子。他老人家既不單「行」，更不單「解」，而是「行解並重」的，他歷來總是行願解，解願行的已達達人，所以才能造成他老人家特有的風度，感通遐邇的人士欽佩。唉！苦惱的我，誓願知其然而進一步地知其所以然，來實

敬 師 與 愛 友

我們青年學子像棵新鮮的桑樹，教師們像是培植的工人和泥土，學友們像是陽光空氣雨水肥料等等，這些都是協助果樹滋長茁壯繁榮，以結成豐碩大底花果的增上緣，所以我們要敬師愛友。

孔子說：「人非生而知之」，我們根據這話，仔細推想，可以說我們一個人從娘胎呱呱出世直至長大成人，其所以能夠立身於社會，做一番利己利人的事，乃由學而知之

踐行解並重。

此學期又是這樣情情底流去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我的形貌也跟着不知不覺地由幼而壯了。自願學業道業，仍是依然，為佛教計，為自己前途計，這樣隨緣度年華，不思乘雲直上，實非情青年所宜有的態度，所以從今而後，我決定用「行解並重」來潛心修學，並希望同志們，也來個「行解並重」齊兒努力，以期學問道業達到成就，為佛教放點光彩而後已！

心 堅

，並不是生來就會。因此我們要窮盡學術的底蘊，事理的真義，對於世間的事事物物通統能夠去明白了解牠，那就非從師不可，所以韓文公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三人同行必有我師」，這是孔子學無止境的誓言，牠之所以要有這種態度，無非用以補助他學力道業的不足，去請教孔子長弘老也，這就是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的佐證。

稱爲儒教聖人的孔子，其爲學的精神尚且如此，那麼我們這班後學小子，要將來做一番有利於佛教社會的大事業，豈無良師那裏能夠做得到呢？所以師是我們青年的南嶽，苦海的慈航，高樓的棟樑，巨廈的支柱，應爲我們後生恭敬。

關於交友，古人曾說過：「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捨之」。這兩句話，在我們青年人的過程中，是必須要加以注意。因爲朋友有好有壞，那種壞的朋友，他能牽你入那不可測度的陷阱，如果不加以認識，一定會受他的影響誤入歧途，所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豈可不慎重擇之！

惡友既有如此害處，那種善友呢？則不然了。他是我

恆心談

心是人一切造作的主動引擎，遺教經云：「五根者心爲其主」。可見我們一言一動一舉一行皆繫於心，這樣我們要學業成功，事業發展，必須一心專注勇猛精進，再加堅持耐久的恆心方能達到目的。

知識的增上緣，他能使我進業加進，漸愧悟發，所以善友的資助實在宏偉，照這樣看來，惡友我們宜乎早一點離開，善友則應該多多親近。尤其在道二十世紀的今日；社會上到處充滿着惡毒的空氣，那些不肖的份子，那張着大口想吞滅你，如鴉片賭博，一不小心，就會上他的大當。青年同志們，你們若想做名立功做一個佛教偉人，那就請你多多的注意這交友！

綜上所說，我們如能將敬師與愛友兩點認識清楚，那麼這學問就可成功，同時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啊！故我不禁大聲疾呼着：敬師與愛友，是事業成功之母，這樣我們怎麼能忽略的呢！

心蕙

然而俗語說：「勇猛心好發，恆常心難持」。因勇猛心是人的虛榮心想僥倖成功而使然，故易發，恆常心非有決意矢志克苦耐勞的精神不能永久，故難持。孔子說：「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可想恆心在人的前途是佔着重要

權威，所以我們不能以艱難而一暴十寒的從事，迷誤於前途。

古人說：「經難艱難，遇百折不回，方志大，願大創造大」。華嚴經說：「難忍能忍，難行能行，是大菩薩行」，這就是抱失敗為成功之母的恆常心使然。不然釋迦沒有雪山六年苦行和四十九年栴風沐雨底化度有情，那有光明巍巍永垂千古的盛名呢？所以凡事只要有恆心沒有不成功的。但學道人尤宜精進恆持。株宏大師說：「未有苦志

說 四 諦

世尊初轉法輪，在鹿野苑，對阿若憍陳如等五人說法，這時即說的苦集滅道四諦；今依我的愚見，略釋四諦意義如下：

一、苦諦：苦是痛惱義，一切衆生有爲的心行恆被無常愚業逼害，這就叫苦。大論說：「娑婆世界衆生有老病死三種身苦，有貪瞋癡三種心苦，有地獄餓鬼畜生三種後世苦」，總說有三苦八苦無量諸苦，皆是三界衆生所受離不了的。現在我們須依據佛理，諦審一切有漏法莫不是苦

力行，殫精竭神，不退不休，以悟爲則，而道業無成」，這都是恆心的實踐，如是我等求學修道的僧青年，能不發恆常心，而反存僥倖心想建立道學的高樓嗎？

學佛的同志們！我們不可對浩如煙海的佛法望洋興嘆，須毅然地下個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的恆心；來克制一切艱難困苦提起勇猛大無畏精神前進，期瞻上光明晃耀的大道，登臺造極而後已。

竺 可

，應立志修持脫離這苦諦。

二、集諦：是招聚義，如果衆生心同結業相應，將來定招感生死苦果，這就叫集。我們能洞明一切煩惱惑業於未來實能招集生死苦報而警覺自心不作惡業不起無明，這就稱集諦。

三、滅諦：滅即寂滅，是無爲義，我們能知苦斷集不造業，一旦集業沒有，那末就無生死的悲痛禍累，這就叫滅，因爲諸煩惱滅則三界業現身滅除了，這就是有餘涅槃

的證得，所謂因滅故果滅，一旦再捨去報身，那後世苦果永不再續，既修證到苦果集因不相續的地位，就入無餘涅槃了，這樣實證明了涅槃為寂滅常樂，就叫滅諦。

四、道諦：道乃龜通義，吾人能實觀三十七品及三解脫的正道，了解觀中一切諸對治法及禪定的助道，這二道

略述無明

宗密

互相扶持，真誠修道，能達到涅槃果位，如法修持通達涅槃，就叫道諦。

以上所說苦集滅道四諦，是世尊最初說的小乘法勸衆生修行，能離苦得樂，證無餘涅槃，但是我們修學這四諦法要存心向大廣度羣生的志願！

衆生雖具有佛性，而不能脫離生死的原因，那是因為有無明的緣故，但是無明究竟不是一個有形體可看見的東西呢？不是，絕對的不是，所謂無明者，就是沒有智慧之謂也，也就是對於宇宙間一切事物不能夠徹底的扶擇明瞭之謂也。

或者有人這樣說：試看現在的一般哲學家，他們用冷靜的頭腦去研究宇宙萬物之原理，結果能夠知道宇宙是如何組合成功的。如這一類的人，可以說他是已經明白宇宙萬物之真理了吧！可以說他是一個有大智慧的人了吧？不！絕對的不？因為他們雖然對於宇宙萬物之原理，用有限的世智去推究能明瞭一點，但是他們却不能斷定宇宙間的

一切事物之真理就是這樣的，因為比如有人主張一元論，同時就有人主張二元或多元論，亦反駁，亦推倒，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他們所說的不過是從各個人，苦心研究所得的一點小小的不正確的效果罷了。哲學家如此，科學家代學家都是如此。因為事實告訴我們，宇宙萬物之真理，絕對不是薄地凡夫的一點小小的聰明所能夠徹底明瞭的，只有兩覺尊的佛陀，才能明白一切，運用一切的呀！

關於無明的解釋，如維摩論云：「無明者，謂三界無智為體」述記云：「于三界所有無智說明無明」。又唯識云：「無明者，于諸事迷闇為性」。這裏是謂的無明所緣的境界，因為有了無明的原故，就遮蔽了宇宙萬物之真理，妄

認為有我相法相，以為一切法皆由常住不滅的，因此互相爭取為已有。本來世間上無一物不為業緣和合成功的，沒有一法不是在時時變化着的，可是衆生因沒有智慧錯認了它，即執為有實我實法，圓覺經云：「譬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誰也不相信空中有花第二月的，可是眼睛上有了翳的人，他看見空中確乎有美麗的花，有雙雙的月，殊不知虛空中，原來是沒有花和第二月的。這樣說來，那末愚癡的衆生，對於一切法上執着有我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不過我們沉淪在苦海中，不知被無明所遮蔽罷了。若是到了我們如實了知，理智合一的一天，自然而然的也就知道一切了。

無明有俱生分別二種，俱生就是從我們無始以來，不假分別，任運而生的；分別是從日常思維觀察上面生起的，在禪論解釋此差別有三：(一)俱生者謂禽獸等，(二)不俱生者謂貪相應等，(三)分別者諸見相應」。此中說俱生實禽獸等，即是任運而起，廣通一切有情類故。云等者即

就顯顯果禽獸也。不俱生實貪等相應者，謂與貪等共行迷於事理，即與煩惱共行之相應無明也。分別言與諸見相應者，謂由分別而起邪見與諸見相應，唯迷於事理，不與貪煩惱共相之獨行無明也。

不共與相應——唯識言：無明差別有相應與不共二種，相應無明，唯六識上有和貪等根本感相應故。不共無明，復有恆行與獨行二種，恆行不共，與第七識相應，遍於第六識的三性，恆時相續而起。獨行不共，與第六識相應，不和根本感相應，此獨行不共又分主體獨行，與非主體獨行二類，和忿等隨煩惱相應者，名非主體，獨行不與忿等隨煩惱相應者，名主獨行。

總說一句，衆生所以不能出離生死，在世間上貪瞋不已，以致惹起人類互相殘殺的不良病態，莫不是受了無明的毒魔所染成，或唯識論云：「諸煩惱生必由癡故」。由此可知，無明是如何的惡毒了，希望全世界的同胞們，都不要受無明的迷惑，我們要掉過頭來，向智慧的光明的坦途邁進，才能擺脫煩惱的束縛，超脫生死的冤家！

像佛法的一點

瑞緣

我前期讀到本刊載一法師不像佛法的一滴這篇文章，

却引起我許多的感想來。因為，我是一個佛弟子，所以讀

到這篇雜論，便連想到「佛」是大覺王，而我既是佛的弟子，也應該做個小覺王。而要當做個小覺王，便要依佛所教的一切去行，所以這篇文字，就與以「像佛法的一點」為題目了！

後來的所謂聖人，大概他們的智識都超人一等，人格也比較堅硬有主見，又要有個歸崇的志趣，所以他的言行動作，都是與人不同。而這能與衆不同之點，就是在他選擇法好，而且有長志，所以他能夠自立一家言，保存不朽之永名，這是儂人皆知的。所以，我們想要做個有為的佛弟子——佛教徒——必定也要步古人的後塵的！而要使自已能行，別人能跟，就要有張行程表了，茲述之於後：

(一)「要遵守人格」，人格做本人的旗幟，我們已生在這世界上，便是要依靠羣衆為生活的，既已處在羣衆裏生活，當然！我會認識別人，別人也會認識了我。我所做的事業，便能陳列在羣衆的眼底裏，並且我也要認識羣衆中，那個是那個非，那個忠厚，那個詐詐。……要知道這些，就要愛賞他的人格好壞，所以說：「人格做本人的旗幟」。

可是說到為人處世，便也心灰意冷了，因為世界是嚴

人血汗的大場，不要務農，也要學商，不要做學士長官，也該做些苦力，以所得的金錢來供給肚子及其他的需要，是絕不能與你以寬厚和諒解的。在這難境中包圍裏，我們要求得在這種濁世界裏得過去，且是不至於太無意義了！就要倚靠的覺五（戒院）所賜與我們的戒律而行，並且不是單在死守着那些「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言，不飲酒」的這些死版文字，就是應該做個「安人」和「治人」的中堅份子。因為我們已知道做個人，在世界上是不得不生活的，而既然要生活下去，却是萬不得不和這班帶假面具，所謂「人」胡混在一起的，這些人的胸坎裏，所藏着那顯滿「貪」「瞋」「癡」「慢」墨水的心，所表現那「剝」「盜」「淫」的戲文出來，委實是真可怕的！那末「衆生無邊誓願度」，所到當真可怕的當兒，就要提起大無畏的精神來，而以與一羣同事，即在其間運用無邊的佛法，與其潛移默化，建造出一個慈善的羣衆團體來，然後推而廣之，化成一市，一縣，一省，一國都，都是慈善面龐的人來。要這樣做，才是個有「人格」的佛教徒，也就是個小覺王了。

(二)「革新教體」，時間是一點點地往上直算，日也如是，月也如是，年尤其是如是。而我們這些守舊的佛教團

體，也就不得不上直道了！再閉思中國佛教在初期的奉
行，倒是誠守戒律的，至後來又解頭換面了，就是學教參
禪，再到幾十年前，再是特出手眼了，不是那處創設念佛
社，便是那處開佛學院；也可說是花樣新出了。當這科學
猖狂，文明勇毅的時候，佛教團體又不是提出念佛珠，學
習一本大乘起信論，就能夠依教奉行了。要是不信，前哲
便是模範。而要革新這個教體，那正是「談何容易」！但
是，我已要說，人家說罵和稱讚，都是與我無關了！今且
書在下面：

(甲)要革新這千餘年來不變的教體，當然是不能一時
脫教的。只是求它漸漸淘汰，久而久之，也是能夠的。可
是也要對內部預先改革一翻，就是皈依佛法，不必就痛身
一變，俗人遂成梵僧——此言平常的一班——因為平常人
去投入空門，大多數都是受着環境不良的刺激，還有絕人
絕世的念頭，但是考察這個衝動，却是離開佛陀的本旨真
是天空海淵哩！如此便是根基不固，且說來日方長，那有
圓善的結果呢？或者有人指着我的鼻尖說：「你不能談
成人家出家，就沒有福氣了！反等來胡言巴道！真是罪過
呀」。那我只好捫心自問，居心如何了？家醜是不可外揚

的。

(乙)對外宣傳工作，像這次本會有話劇，演講週等的
宣傳，可說也有牛龍活虎之勢了！但是別處恐怕就不能如
此，或者本處也未必儘能週到，只好就是每個都負起佛陀
的使命來，要是接觸得到的，無論是口說筆述，都應該隨
機應便，化導羣衆，才能補救團體之不足，也是各儘其職
的舉動。

(三)修養是人人應有的信條，而信宗教者更為重要，
原因是：科學的人重發明，政治學的人重監察政治的好壞
。……；而宗教者則專務在修養！再顯明說一句，宗教
是和其地的學者絕對兩樣的！其他的學者，是在用眼，耳
、鼻、舌、身、意，的所能及的在推敲是非，而宗教者則
在教人節慾，並要做些利羣益衆的事務，所以說宗教是專
務在修養。這修養的第一步驟，恐怕就應該從財，色，
名，食，睡，五欲解除下手了！因為這財，色，名，食，
睡，是人人有生以來的嗜好。要解除這種嗜好，就要從「
空」字下手，才不致授漲冷縮，是怎樣要從「空」字下手呢
？照普通人的知見，無論是人，情，物，理，都不願讓人
家來批評我的是非。這「我」字已執得重視，財，色，名

食，睡，也就同時加倍的重視。并不但加倍重視，甚至膽子一提，眼睛一紅，看見週圍的所有物，都起了私心，以為已有！那曉得：世法是新陳代謝，世界是成，住壞空，人情是悲歡離合，人生是生老病死，而忿念的縱湧，却比狂潮更強猛！要不是思念及此，人人都會忘其所謂「人」之所異於禽獸，正在知恥！「而我所說的「恥」，不是禮義廉恥的這個「恥」字，就是說人已不能獨一，能夠存在過活，同時有的是禍是福，都應該共同受負！這是固執的遺

芸窗隨筆

中天

。這樣一來，便可知其修養，應從五欲先與開除節約了！而修養也應當從此下手，要開除這五欲的方法，就應該以這個「空」字作對象了。既依此為對象，凡是所行所為，便不致於忘記道德了！而後住深裡說，就是坐禪修觀，念佛念咒，遂修一宗，專心行持，佛力加被，法力護持，道業的高底，定能一往直上了。

末了，筆者應聲明一句，這篇文章，是屬於討論性質的，不是筆者個人的臆見就武斷之，即請讀者有以賜教。

佛教教義，原來博大精深，語其廣，則有三藏十二部之多，語其深，則十地等覺猶難證其究竟。且名詞術語之雜，大乘小乘之教，內道外道之別，亦均紛繁不易之辨也。

今僅就外道大派哲學一方面之材料，由叢典採集，特著萃一篇，公佈人海，以便學者探究其旨趣，定名或據書實錄，或片片集，或芸窗隨筆，無不可矣。

一、聲論派

此派有二，唯識述記云：持緣顯者，聲顯也。持緣顯者，聲生也。聲是生機，聲皆是常，然有時聞及不聞者，持緣證故，方乃顯發，乃執一切聲皆是常者之說也。

1 有謂外道聲論師之學說，彼宗妄計一切聲皆是常住，不必持緣而顯，其義實出於明論，明論一稱為明書，據廣百論云：古昔時婆羅門，隱造明書，言自然有，唯得自顯，不許他觀，又云：諸婆羅門，實無所顯，為活命故。於一切時，誦諸明論，詐現真相，以動人心。又明論中

雖無勝義，而有世俗少分禮儀，世間貴勝，為學習故，彼雖無德，亦申敬事，執明論聲是常住者，當亦即彼婆羅門種，考其宗旨，大約以所詮表是實義故，能詮表聲亦是常住，然謂能詮之聲是常住，何以必待所詮之義而後成立，既待所詮之義而後成立，則能詮之聲即非常住，可以斷言矣。

2 有謂外道顯論師之學說，彼宗亦妄計一切聲音是常住，與聲論同，而謂聲雖常住，無緣不發，必待緣而聲乃顯，則與聲論異。考其宗旨，大約以聲雖待緣發，方有詮表，而性是常，若無常者，雖衆緣集，亦不發故。不知凡有常性者，決不待緣，既必待緣，即非常性，而理甚明，何能矯說？

以上聲論顯論，雖立論微有差異，而執聲為常，宗旨本一，其開祖同保遮伊米里，亦皆婆羅門支派，其二論師各出一說，以爭勝於時，無甚深義：不足辯也。

二，吠陀論派

吠陀亦名闍陀，又云吠檀多派，或云草陀。

有謂闍陀論師之學說，其闍陀，此種爲明，彼宗妄計那羅延天，能生梵天，梵天能生萬物，考提婆菩薩，彼外

道小乘涅槃論云：從那羅延天——那羅延此種堅固稱爲不壞天——中生出大蓮花，蓮花之上，有梵天祖翁，以梵天爲萬物之祖，故能造作一切有命無命物。又先從梵天口中，生婆羅門種。次從兩臂，生刹帝利種。次從兩脇，生毗舍種。又次從兩脚，生首陀種。瑜伽論，顯揚論，頗詳其說，文繁不及備引。

有謂吠檀多派者，以奧義書組織其宗義，發揮婆羅門哲學之精華，綜合種種之思潮，而開展偉大哲學潮流之學派也。奧義書，亦名吠檀多，故以爲派名。

所謂奧義書者，元附於梵書終篇之森林書後，其思想與取形式之梵書異，爲專攻究哲理自身思想之結晶，含有「吠陀極意」之義也。其種類甚多，且爲數百十人研究精思互連數代之結果，雜然集合而成，故其大體，雖有共同處，終不免有互相矛盾者，是以當諸派蜂起時，企圖去此難點，或組織之系統，乃時代趨勢所使然，且諸派利用奧義書者輩出，教徒自衛上，有發揮其真意，而組織之必要，又婆羅門徒，亦用種種方法，整理奧義書，以組織其教義，廣義上，概括此等企圖者全部，名吠檀多派也。

奧義書種類既多，組織者視其爲吠檀多（吠陀）之極意

· 與否，概分新古二類，古與義書謂三吠陀派之所傳持，新者乃屬阿闍婆派之所傳也。列之如次：



但其枝派雖有十一種之多，細察之，概係梵書以後之產物，年代略前於佛教，從而吠檀多教徒，信爲天啓，以爲吠陀之極意，而以組織的研究以上諸與義書爲目的也。

反之阿闍婆派之新與義書，概係後世擬作，多至數百種，中有屬於近代者，大抵爲短章而帶學派的色彩，其中不少思想卓越，組織完整者，教徒組織古書教理，或加解釋時，取其便於己而用之故也。

吠檀多派別雖多，但皆以與義書爲本，故其所論問題，大概相同，焚我論是也。

其派規定志於梵學之資格，四姓中上三姓，（首陀羅無其資格）已研究吠陀集錄，及梵書等，且經婆羅門之四時期中之梵行期，家居期，而入齋居期，遊行期者，爲梵學研究之適任者。爲是逐逐離耶耶，大重此四期之修行。

故非離戒律尼之不重齋居期也。

一、吠行期（吠陀之諸誦研究）

二、家居期（行其實際的祭祀）

三、齋居期

四、遊行期（此二期係耽於哲學思索者）

且梵之定義，與義書以梵爲萬有之原理。萬有由是而生，而住而死而歸人者，即梵是也。然此梵則與數論之自性無異。

又說爲動力因，有意志之人格，同時又爲質料因，使自己進步發展，備成萬有。譬如木工兼備材料，本非單如數論自性爲無知的物質原因。亦非如濕婆派之大自在天，單爲質料因以外之人格，乃兼兩者之實在者也。

以其精神的實在而爲萬有生住滅之計劃者，同時又爲其材料者。

其宇宙形體論，係由梵生空，空生風，風生火，火生水，水生地，而構成客觀界萬象也。乃至超滅時，由梵收回要素如上。

又有情本質之精神，云知我，或生活我，與梵之本體論的關係，乃與義書之中心，而又爲吠檀多諸派分歧之最

大問題也。

奧義書之論梵我之關係，達於思想之高潮，則必同一觀之，而以結明生活體原理於本性上與大宇宙上原理無所異爲通例，所謂梵我一如是也。

然梵爲唯一無二，生活我現象雜多，梵爲自由微妙而生活我不自由不淨。唯一自由微妙之梵，如何而成雜多，不自由不淨之生活我耶？此非單由文字上繼承同一說而得滿足者，爲解決故，雖同祖述奧義書之吠檀多派，亦因而分岐諸流派矣。

本經之見解，因註者而異，大約似全體與部分之關係，梵爲全體，個人我爲一部分，承認梵我之同一而又同時承認其區別，之本經，又有多派焉。

- 1 有謂個人我包含於梵之中。
- 2 有謂個人我脫其身體時歸入於梵。
- 3 有謂立，（即係之爲個人我而立，又係梵爲個人我保護而立。此外又有四點於下）

- 一，梵爲全體，而生活我爲其一部分，或屬性。
- 二，全體部分，非同一般，固有區別。
- 三，離全體部分，不能獨立，故梵爲作者，保護者，

個人爲被作者，被保護者。

四，但部分爲全體之一部，故個人我，具有梵性，能談本性之同一。

彼之奧義書蒙達迦二一，一有「如由能燃之火發生同性無數之火花，自常住不壞者梵（發生無數有情而再歸之」之說，乃本體觀之實在論也。

然吾人所有之常住心臟，迅速能知全身所感之事，自體爲梵一部，而不如物質之有生滅變化，經所有輪迴諸境，亦常爲同一不變之主體，故其本質，各我悉同性，但屬於輪迴間，則各有自個性，且因無始以來業緊，而負種種不同之運命，乃爲個人我之說也。

但此個人我成爲現實的有情，必與機關結合，此有二種，列之如次：

- 一，爲生理的。
- 二，爲心理的。

生理機關總名首風，其體一而作用有五類，出風，入風，介風，等風，上風是也。其一作用，本經未說，蓋恐係與數論同。以此欲總括生理活動之全部者。

心理機關，分十一種，即眼，耳，鼻，舌，皮之五知

根，及手，足，舌，生殖器，排泄器之五作根。與總括此等之意思是也。此等作用與數論無大差，故無說之必要，此等機關之材料，本經取強多俱耶奧義書中，地之三分，為養肉，意。水為尿，血，呼吸。火為骨，髓，語等，地水火三分說，其真意係表明本經由之說各三分，空，風，火，水，地五要素。細者為細要素，中者為粗身，粗者為營養物，又排泄物。生理機關，心理機關，畢竟不外乎物質性五大分化之意，總而言之，有情機關之起源為梵，且有其最終之支配權，有情雖對於自體，亦不得自由也。

由是個人我，得身體既為現實的有情，遂為種種活動，通一生涯，除夢位（中間位），熟眠位，悶絕位外，曾無休息其作業，善，惡，薰習細身，而植支配未來運命之原動力，有情本具梵性，味而不明其相，輪轉於種種境界者，由有此力故也。

一生將終，方臨死時，十根先停其活動，入於生氣，最後生氣亦止，而入個人我，此即死位，於是細身包個人我，成所謂靈魂，而拔出其粗體，乃所謂究竟死也。

然靈魂所趣有三道，謂天道，人道，第三道是也。凡生前學習有梵智者，趣生天道。

凡為善行業者，趣生人道。

凡為惡行者，定入第三道。此中生天後遂之，今稍述他之二道。

其中祖道正為人類中心輪廻觀，其說明頗詳，趣祖道雖有種種階段，先靈魂拔出身體時，為心端發光所攝趣極界，遺夜界，後半月界，次入半年界，遂入祖界，此等道程為一種境界，且由代表神而得斯名稱，靈魂為此等神所導，漸次上登者也。

本經尚謂入此以上境界，自空界遂至月界，於此始得安住地，與諸神共歡樂。蓋此為組織諸奧義書所說神話的進程，其間不免幾分之不調和，但此月界之境，亦為業果之所，果報盡則退轉，其次序與祖道略逆，本經則從強多具耶奧義書之空風煙塵雲之順序，靈魂既來靈臺，與雨降幕，宿於植物，為有情所食，入男體為精液，遂入母體，再生為現世界之一有情，此似類兒戲之說明也。

復次基於諸多具耶火教者。註者云：基於天之降下為空之雨，雨下為食物，食物為男精，入婦胎成爲身體之說明也。

然自月界降下靈魂亦現世界，何以分種種物？所以說

於月界薄果變盡，尚有無始以來業之余習，依其性質之如何而受種種運命，蓋由三世因果思想而說之也。

又現世有情運命，依其生處，分有四類，列之如次：

一，母生即人獸之類。

二，卵生鳥虫之類。

三，濕生水虫之類。

四，種生草木之類是。此係彼派說明祖道之所以也。

所謂第三道者，地獄之義，惡人死後，墮落受極苦之

所也，闍魔支配之云有七地獄，此地獄之果報亦有盡時，

本經關於其後靈魂之運命開種種意見，結局似無決定，恐

係以為生於前之轉生，濕生，卵生等下等動物。

要之本經人生觀之大主意，在有情雖由位而分種種，

但其本性皆同一，悉為無眼絕對宇宙我之分身之主張，而

此點與大乘佛教，同屬印度思想中最高見解者也。

修行與解脫

其修行有二種：

一，預備修行

二，正式修行

預備修行者，為發生真智之助因，行吠陀所說藥品之

義務，謂祭式，布施，苦行，履行四姓義務等婆羅門的持也。

正修行者，修行瑜伽，正為入解脫之要道，其瑜伽又即禪定之修行是也。

又謂梵為住於太陽內者，住於人之右眼者，而與梵以日及餘之名等，為托事觀，或觀念梵為日時，不能適用餘，觀為餘時，則不能適用日類，以須一心思念梵也。或秘密念唯為其捷徑亦可矣。乃非以梵引意，係將意攝梵以觀也。漸精而行，其結果可得真智與解脫也。

果能念念不止修之時，遂發生梵智，伏過去之業力，對未來之行動，不起新業矣。由是因緣成熟，斷過去業力之現身亦滅盡時，捨凡業果，歸入於梵，名最終解脫。

既已發揮梵之部分真性，而自由靈妙之點，與梵無所異，脫物質之繫縛唯成心性，但欲之則亦能現身體而神神通妙用，揀言之，有限之中，感得無限，即小我而實現大我活動之絕對的自由之精神，名為解脫之意也。

三，因明論派

何謂因明？

因明有人稱為「東洋論理學」，源出印度，為印度五明

之一，明就是現在所謂開明或研究，印度從前分研究爲五類，列之如次：

一，內明，爲佛教教義的研究。

二，醫方明，爲病體，病因，治療，休養的研究。

三，工業或云工巧明，爲諸種技藝的研究。

四，聲明，卽文法學。

五，因明，就是邏輯，或論理學。

所云因者，就是邏輯的三段論法中的所謂「媒概念」，因明云者，簡潔地說，就是關於媒概念的學問，再詳言之，也只要將因解作立言的所據，或爲理由，而以因明二字作探究開明立言的所據或理由的意思就是了。

雖云因明就是邏輯，但實際上亦是兩路，邏輯所研究的是思想的法式，重在所謂自悟。因明所注意的是辯論上的獲得勝利，重在所謂悟他，此所以異也。

梵云尼夜耶派，華翻正理，又名「兩推理派」，又稱「論究正理派」。

其開祖傳云瞿曇仙人，又名惡義波陀，或稱足目，時亦名目行，故因明大疏云：「劫初足目，創標真似」，以此仙人於世界之初，定論法而爲印度論理之起源，但此人亦

竟無可考，故本派起源亦唯有制之教理特質，照他學派而定耳。

至後傳到陳那，又加以改良，故有新古之別，其論式的不同，在陳那以前，係五分作法，表之如次：

第一分，聲是無常，宗。

第二分，所作性故，因。

第三分，譬如瓶等，喻。

第四分，瓶有所作性，瓶是無常，聲有所作性，聲是無常，合。

無常，合。

第五分，是故得知，聲是無常。結。

乃古因明五分作法之實例也。

復到陳那以後至天主時漸漸革新，其論式僅有宗因喻三段，名爲三支作法，列之如次：

第一支，聲是無常，宗。

第二支，所作性故，因。

第三支，諸所作性者，見彼皆無常，譬如瓶等，喻乃

新因明三支作法之實例也。

但本派五支作法本質上，可謂與西洋三段論法，毫無異處，表之如次：

一，大前提，爲所作性者無常。同 不爲無常非所作性

賈部 聲爲所作性

二，小前提，聲爲所作性。
三，斷案，故聲無常。
同 故聲非非無常

以同喻時所作性之媒辭爲大前提之主部與小前提之賈部，自滿第一格之條件，異喻時所作性之媒辭於大前提於小前提皆爲賈部，斷案表爲否定之形，自契第二格條件。乃僅約略言之，然因明學中，其他種種之條件關係，別有專書，此不贅述。

四，勝論派

此派思想之起源，傳說此派開祖爲迦那陀，或云塞祭僕。華譯食米齊仙人，又名優樓迦，或溫羅迦，元爲鷓鴣義，時譯爲鴉猴，晝隱夜遊，收米穀而食，故得是名，欲傳其六句義之法，無量數輩，始遇五頂，悉盡授之。

有謂勝論師即衛世師，立六句義，最爲勝故，或勝人所造故，當成規之末，有一外道出世，名曰羅迦，此云似鷓鴣，黃遊聲色，履迹山叢，夜絕視聽，方行乞食，時以爲似鷓鴣鳥，故名鷓鴣仙人，即百論優樓法也，或名羽擊僕，羽擊，此云米餅，僕，此云食，謂此人常以米餅爲食也。

先是，常爲夜行遊，驚他稚婦，因此乃不夜乞，遂收磁場糠粃中米餅而食，故時又號爲食米餅仙人，多年修造，遂獲五通，謂得菩提，便欣入滅，但嗟所悟，未有傳人，憫世有情，痴無慧目，乃發願希冀具七德者，始授法令傳，其七德列之如次：

- 一，生中國。
- 二，父母俱是婆羅門姓。
- 三，有般涅槃性。
- 四，身相具足。
- 五，聰明辯捷。
- 六，性情柔和。
- 七，有大悲心。

因此之故，經量時，問無量人，卒無具此七德者，後歷多劫，其羅尼斯國，有婆羅門，名摩納縛迦，此云備重，有子名般遮尸秦，此云五頂，頂髮五旋，頸有五角，其人七德總具，根熟稍遲，既染妻孥，卒難化導，必經無量歲，俟其根熟，乃可教之，後三千歲，般遮尸秦，闖入

圖遊，與其妻室，競花相念，鶴鶴因此，樂神通化之，般遮尸棄不從，仙人且返，又三千歲，化亦不得，更三千歲，兩說尤甚，相感既切，仰念空仙，仙人應時以神通力，遷往所住山中，與說所悟六句義法，何謂六句義法，茲分列之：

第一實句。實者謂諸法實體。以其爲德業所依，名之爲實。非同大有等性，不爲德業所依也。其實有九種，列之如下：

- 一，地。有色，味，香，觸，四塵，名之爲地。
- 二，水。有色，味，觸，三塵，名之爲水。
- 三，火。有色，觸，二塵，名之爲火。
- 四，風。唯觸一塵，名之爲風。
- 五，空。唯聲一塵，名之爲空。
- 六，時。彼過去，此未來，遞嬗不已，名之爲時。
- 七，方。東西南北等，名之爲方。
- 八，我。與覺，樂，苦，欲，瞋，勇，行，法，非法
- 等，九德，因緣和合時，能發生智相，名之爲我。

九，真。不與覺，樂，苦，欲，瞋，勇，行，法，非法

等，九德，因緣和合時，能發生智相，名之爲我。

第二德句。德者德相也，一切德相，皆由實句而起，有二十四種，列之如次：

- 一，色。凡眼之所取，皆名爲色。
- 二，香。凡鼻之所取，皆名爲香。
- 三，味。凡舌之所取，皆名爲味。
- 四，觸。凡身之所取，皆名爲觸。
- 五，數。凡由一而多，皆名爲數。
- 六，量。凡細大長短，及方圓重輕等，皆名爲量。
- 七，別性。於空時方我四者之上，有一實與非一實等，差別因緣，名爲別性。
- 八，合。先時不至，今時始至，名爲合。
- 九，離。先時至，今時不至，名爲離。
- 十，彼性。遠覺所持，名爲彼性。
- 十一，此性。近覺所持，名爲此性。
- 十二，覺。凡五根取境時，或用現量，或用比量，皆名爲覺。

十三，樂。身心皆感通悅，名之爲樂。

苦。身心皆受煩惱，名之爲苦。

五、欲。對於色聲香味等，凡有希求，期於必得，皆

名爲欲。

六、瞋。對於色聲香味等，凡有損害，拂其本願，皆

名爲瞋。

七、勤勇。凡欲作事，先生策勵心，名爲勤勇。

八、重性。地水火三者和合時，其勢多墜下，名爲重性

，（即地之堅性）。

九、液性。地水火三者和合時，其勢多流注，名爲液

性，（即火之煖性）。

十、潤。地水火等合，不相違拒。適相攝受，名之爲潤

，（即水之濕性）。

十一、行。凡有所念，所作，二種爲因，其發生之功用

勢，名之爲行，（即風之動性）。

十二、法。凡行其所當行者，皆名爲法。

十三、非法。凡行其所不當行者，皆名非法。

十四、變。法與非法等之名稱，皆名爲變。

第三業句。業者動作義，作用義也。釋典多訓作業用，共

有五種，列之如下：

一、取。先時本相離，今時令相合，名之爲取。

二、捨。先時本相合，今時令相離，名之爲捨。

三、屈。以遠合近，以高就下，名之爲屈。

四、伸。引近使遠，引低使高，名之爲伸。

五、行。離此合彼，離彼合此，變遷無常，名之爲行

第四大有句。大訓遍義，言徧實句九種，總句二十四種，

業句五種，皆共有此性在也。此大有性唯一，並無二

種，實德業三者，均不能離，而此大有性，反離實德

業三者外，別有一法爲體，由別有一法爲體，故大有

性中，能含有實德業三者，即謂實德業三者，以大有

性爲其性也可。

第五同異句。同者相類義，異者相反義，如地望地有其同

義，望於水火風等，則有其異義，水火風等之自相離

爲同，互相礙爲異，可以類推，勝論師，謂此同異句

，亦離實句，總句。業句三者外，別有實體存在。

第六和合句。和合云者，本不相屬，忽然聯綴之意，比如

見一鳥棲在樹中，當其飛空時，鳥與樹本不相親，及

盤旋而下，巢在樹枝，住而不去，由如和合，故生住

宜，勝論師，謂此和合作用，能令實德業等，均不相離而相屬，由是諸法之不一者，皆可使一。

合上六句法義觀之，實句，表諸法之實體，即彼勝論之主體。德句表實體之現相，即彼勝論之依體。業句表實體之作用，即彼勝論之作體。大有句表實德業三者共同之法性，即彼勝論之總相諦。同異句表實德業各種之差別，即彼勝論之別相諦。和合句表實德業相互之關係，即彼勝論之無障礙諦。其最要宗旨，則謂六者皆我所受具，當未解脫時，常以之爲無窮受用，由此遂被纏縛，及解脫以後，即與六者相離，永無拘束，即爲涅槃妙境。

以英人約翰洛克的複雜概念爲實體，樣式，關係三者而論，則勝論句義分類，亦略同之，先觀察萬有之實體概念而立實句義，此句自心理的言之，本爲由具體物抽去其性質，狀態運動以後之純粹概念，而勝論反觀其爲萬有實體之原理。

次由實體，抽象其附屬性質狀態，得屬性概念，由是而立德句義。

更抽象其運動現象而立業句義。此兩者與樣式概念相當，同爲純粹概念之所產，而勝論以爲自有此兩句義，萬

有方有種種性質狀態運動，此三句義各爲獨立靜的原理，毫無生協同具體的現象力，欲去此弊，必須有關係之作用在其間，勝論將關係的概念，又分三方面而立三句義，列之如次：

第一萬有間同的關係，即所以使吾人構成種概念及類概念之萬有間共通關係立同句義。

第二爲異的關係，即使吾人構成單獨概念萬有間之差別關係立異句義。

第三因於同，一對象實體，屬性，運動，同相，異相不可分離，所以然之共通關係原理，立和合句義。

要之，勝論先於一具體的對象觀察其體，相，用得實德業三句義，而與他物比較，察其共通點及差異點得同異二句義。

更將上五句爲具體物，使再協同立和合句義，其由此等原理共同後萬有方具體的成立之說，西洋範疇論者，亦少其例，正可謂勝論哲學特有見地，要之勝論分別概念，自性質上立實體，屬性，關係三者，自量上立種類，單獨二見解，更進而化此等爲具體的原理，雖云機械的，亦不失爲一種微妙之論理的考察。

五、數論派

何謂數論？

梵云僧住，此謂爲數，數即慧心數，數度諸法，根本立名，從數起論，名爲數論。又論能生數，亦名數論。其造數論及學數論者，皆名數論師，攷其本源，即是迦毗羅所造，按金七十論云：迦毗羅，此云黃赤，以髮髮面色皆黃赤，故世號爲黃赤色仙人，其人從空而生，自然四德，列之如次：

一、法。智自然得無詬曲，無殺盜等法。

二、智。謂法爾有智，尋討經論，毫無疑難。

三、離欲。謂自然不貪五欲。

四、自在。謂自然得一切如意，心神輕妙。

迦毗羅得此四德，以大悲心，先爲阿修利仙人說，次阿修利傳與般尸訶，般尸訶傳與揭伽，揭伽傳與優樓佉，優樓佉傳與般婆利，般婆利傳與自在黑，其先般尸訶廣說四德，有六十千頁，至自在黑姓拘氏，見大論難受，略鈔七十偈，初入金耳圖，以鐵鉢腹，頭戴火盆，繫王論鼓，大申數論宗旨，王以金賜之，彼欲彰己譽，遂以金七十標名，其釋數論，共二十五諦，總之爲三，列之如次：

一、自性，亦名勝性，古稱冥性。

二、變異，謂中間二十三諦，皆由自性所作，故名變異。

三、我知，卽最後神我，能知二十三諦，均爲我所受用，今就彼二十五諦分爲九位以詳言之。

第一位冥初自性，謂此外久修禪定，有神通力，能知八萬劫中事，八萬劫前，冥然不知，故稱其性爲冥性，於此冥然不知之處，昧爲本然自性，且謂此性有絕大勝用，然常未生智大等時，但住自分，尙無功能可言。

第二位智大，亦名覺大，大者增長之義，謂冥初之際，覺知增長，故云從冥初生智大。

第三位我心，對於我必需之境，卽生覺相，名之爲心，亦名我執，以心生執著故，亦名我慢。論云：我慢有何相？謂我聲，我觸，我色，我味，我香，我福德可愛，如是等皆我所執，名爲我慢者以此，推其實，皆由覺知而起，故云從智大生我心。

第四位五唯，卽五微，謂色聲香味觸五者，以初我極微細相，故名五微。又稱爲五唯量，唯者決定義，定唯用此五微，構成五大。量者五微各有其本體，能生出種

相續言說，此色聲香味觸五者，均由我執之心方現，故云從我心生五唯。

第五位五大，即地水火風空五者，此五種性，徧一切處，故名五大，前云五微者，以體微細，用亦微細，無差別可言，此云五大者，以體強大，用亦強大，有差別可指，蓋謂從聲之極微上生空大，從觸之極微上生風大，從色之極微上生火大，從味之極微上生水大，從香之極微上生地大，均有種種現相呈露也。

此據金七十論所云：但能以一生一，如上聲生空大之類，又僧佉經云：從聲一塵生空大，聲觸二塵生風大，色聲觸三塵生火大，聲色觸味四塵生水大，四塵中加香塵，總此五塵，乃生地大。藉塵多者力弱，藉塵少者力強，故以地水火風四輪，成爲世間，均依空輪而轉，空輪最下，風輪次上，餘可知，溯其最初，均由極微而生，故云從五唯生五大。

第六位五知根，即眼、耳、鼻、舌、身、五根。以五者皆有知覺，故名五知根，謂從塵唯生空大，空大成耳根，是故耳根，遠能聞聲，從觸唯生風大，風大成身根，是故身根遠能覺觸，從色唯生火大，火大成眼根，是故眼

根，遠能見色，從味唯生水大，水大成舌根，是故舌根遠能知味，從香唯生地大成鼻根，是故鼻根遠能聞香，而優棲住仙人，則謂五知根非五大獨力能生，須合五大多力共造，如以五大造眼根，獨言火大者，以火大之力徧多，餘四根，皆用五大而成，各有徧多之處，可以例知，故云從五大生五知根。

第七位五作業根，即口、與手、足、大小二便處。以此五種能作業用，故名五作業根。

云何爲五作業？

- 一、語具，即口舌等，能說名句故。
- 二、手能執捉，可資運用故。
- 三、足能行步，週迴無阻故。
- 四、小便處，即男女根，能藏樂故。
- 五、大便處，即是大遺，能除穢故。

此五者皆由五大而成，故云從五大生五作業根。

第八位心平等根，此心徧肉團心言，名爲意根，平等云者，以此根能徧一切根境，而生分別之故，金七十論云：分別爲體，又云：分別爲心相，是相即心事，亦具五唯成，遍緣諸境故，若然，則心平等根，係五唯所

成。何以百論言爲五大所生，然以內團心爲體，謂爲五大所生，又奚不可？故云從五大生平等根。

按以心平等根，合前證知根，五作業根計之，共爲十根。

第九位神我，又名我知。以神我有知，能思慮故，其實我即第八識，彼不知有第八識，專以第六識爲用，故執有一神我，能令諸法，常住不壞，實爲二十五諦之主。蓋神我能用思，即能不用思，我若思不勝境，冥初自性，即變二十三諦，爲我受用，我既受用，爲境所縛，不得解脫，我若不思，冥初自性不變，二十三諦，無由發生，即此便得解脫，名爲涅槃。

問：既稱冥初自性，此性即有其然不辨之狀，何由能生起二十三諦？即有神我能思，對於二十三諦，亦非突然即能變現？

答：以三德合故，其三德在其初自性中，眠伏不起，若在智大等二十三位，便有覺悟，故二十三法，一皆以三德合成，何謂三德？梵語所稱薩埵，刺闍，達摩，三者，是也。

1 薩埵何解？此云有情，亦云勇猛，今取勇義。

2 刺闍何解？此云彼，亦名塵登，今取塵義。

3 達摩何解？此云開。

以上合言之，三德當名勇、塵、開，其義尙未明瞭，若就旁義釋，所謂三德者，舊名喜、憂、開，新云貪、瞋、癡，又名樂、苦、癡。新云樂、苦、捨，梵實而論，即是貪、瞋、癡，以其能生樂、苦、捨，之三受故，其他諸義，不足取也。

夫由冥初自性，合此貪、瞋、癡，三德，乃生二十三諦，而二十三諦中，又無一諦非三德合成，即無一諦非冥初自性所變化，故外道謂自性是作者，我非作者，然我雖非作者，而對於二十三諦，皆是我所知所見之境，故外道又謂我是見者，而非作者，因此遂推神我爲獨一無二之真諦。

六，瑜伽派

何謂瑜伽？

梵語瑜伽，此云相應，此派由於禪定，以我與神相應冥合爲目的也。其神名自在天，此派在六派中爲最新，乃起於佛教以後，是由教論進步，以教論之自性，想像爲人格之神者，其開祖係批且加里。

又佛教哲學云：佛滅後二百餘年，有東印度人波騰開梨，所創設之瑜伽教者，以由其思想最上神合一，為唯一之目的，其內容之意義，頗顯淺薄，亦是時代之產物，且又與印度人之性質相應，後來其勢漸盛，佛教，印度教，

這均受其影響不少！乃瑜伽派之略述也。

以上係印度六派哲學之學理，較之佛學雖云處處莫及，然較西洋哲學又有餘蘊矣。故採錄各方面之片說，特書萃於一篇，以便研討也。

旁 觀 因 果

自 如

是什麼朝代？在什麼地方？我都記不清楚了。我只知道他姓蘇，名文，是一個稟性聰明，知書識理的人。因此一般鄉紳父老，都尊敬他，都歡喜和他來往。可是，倒運得很，他雖有滿腹經綸，却累考不中，到後來還是花了幾百兩銀子，私下去運動一番，才得了個秀才。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感歎，悲哀，苦悶，失望，仍舊坦然的過着聽天由命的生活。這的確是一般文人難得做到的事情哩。

一天晚上，夜神剛剛伸出魔手張着黑幕籠罩了大地，涼風徐徐的吹來，拂過的幾顆乾葉枯枝，被檢檢在樹巔私語。天空閃爍着點點的星光。幾個大的村童，在場畔的麥叢堆上拾着螢火。孫四和四姨子正在涼棚下吃着小米子

和香蕪煮的晚飯。突然從小木橋那邊來了一個人，那人頭戴着一頂黑絨子的六瓣的瓜皮子，頂上還有一個鮮豔而湛圓約有半子大的紅結，那也許就是所謂之「頂子」吧？身上穿了一件黑絨馬褂，脚下着了一雙布鞋，手裏拿着一個煙斗，裝滿了煙，正在愜情的抽着。那姿態孫四一看就知道是蘇秀才了。於是，兩口子連忙放下碗筷，不約而同的都站了起來，齊聲說：

「秀才大人請坐，晚飯用過了嗎？」孫四趕忙端根凳子過來，讓秀才坐下了。

「用過了。你們又辛苦，這裏倒要打麥還沒有了。那裏又要耕田播種了，大顆汗小顆汗的流，一天到晚沒

片刻的工夫住在裏裏，幹嗎要這樣辛苦？雖然是農忙，也得休息休息啦，假使得了什麼毛病，可不是玩的。」秀才大屁股放在二腿上，眼睛望着天，很正經的這樣說着。

「我們是窮人，應該吃苦的呀，」四柳子一面說着，一面拿着空碗進廚房去了。

「這是什麼話，窮人難道就不是人嗎？」秀才有點不平似的說：

「阿彌陀佛，假使那些官府也和秀才大人一樣的慈悲可憐我們的話，那我們也不致於弄到連小孩子的鞋子也做不出一雙了。你想這樣暖的天，還讓阿銀赤着一雙腳，在火熱的土地上跑來跑去，燙得像兩只紅蘿蔔似的，這豈當父母的見了，怎能不痛心呢？」孫四嫂倚在門上，帶怒的說着。

「好了，廢話不要說了，孫四哥！你去叫老五老六他們都到這裏來坐談談吧？」

「是」，孫四一溜煙跑去了。

約莫幾分鐘的時候，老五老六帶着老孫孩子都圍上來了。這裏孫四家的忙着拿凳子把他們坐。秀才呢？却正在

掉腳上敲着煙灰，還預備裝第二袋煙，筆墨滿足了，好提起精神講故事。

不一會，大家都坐好了，人聲也靜下來了，於是秀才開口說：

你們一天到晚忙，實在辛苦得很，我今晚來談個故事給你們聽聽吧。

我家從前不是住在城裏的嗎？我還很清楚的記得，我在十二三歲的時候，同我的父親在一個朝北的樓上讀書的當兒，會遇着一件奇奇的事情在我的眼簾裏撞了過去。

原來在我開窗的地方，是一個花園，園裏時常開着美麗的花，令人愛慕得很。花園的主人姓陳，名大新，已經是五十來歲的人了。他有一個老婆，兩個兒子，都和他不大相親，不知是什麼緣故。

是一個初秋的早晨，太陽漸漸地升起地平線來了。魚鱗般的天空，浮着一朵朵的朵雲，大自然界裏的一切，都好似織從甜密的夢裏醒來一般，是格外地顯得活潑美麗了。這時候，我已起來洗了臉，梳好頭，手裏捧着一杯茶，緩緩的踱到那個朝陽的窗邊過去，一邊吃着茶，一邊望着那邊處的微開的天幕，同時並吸收那可愛的新鮮的空氣。

說到這裏，秀才伸了伸懶腰，打了一個噴嚏，並又裝了一袋煙抽着。乘這機會，不知是老五的小丫頭香格呢？抑是老六的小貨雙子，碌的一連放了一個響屁，弄得空氣頓時混濁了起來。孫四的大小貨永生障在煙霧邊忍不住「咳」的一聲笑了起來，孫四嫂却站在門欄上「小雜種，有什麼好笑的」，罵了兩句。後來還是秀才開口說：「好了，都不要講了，還是讓我來講故事吧。」

忽然，花園的邊門開了，那陳老頭子穿了一雙草鞋，彎着腰挑了一担糞，爬上花右澆花去了。一會兒，澆完了。在他將要下台的時候，突然從斜刺裏來了一個也是擔糞的中年人，那人荷着兩桶冽冽的走上花台，又急忙地把肩上的荷着的兩桶放下，看那情景好像是要幫助那陳老頭子澆花的樣子。那曉得却被那陳老頭子怒形於色地毅然地拒絕了。但是，那擔糞的中年人却硬往上擠，大有非澆不可之勢，於是他們兩人你推我拉的盡互相排擠於台坡之上了。時當天上下着絲絲的細雨，花台既高，路又仄小，雨下在上而又濕又滑。同時我們知道那陳老頭子雖然老邁，但因他站着上臺，一切都靈運用自如；而那中年人呢？年紀雖較輕些，然勢在老頭子之下，「英雄無用武之地」，不過乾着

急吧了。因此那擔糞的中年人，終究被那陳老頭兒壓迫不過失足跌倒台下去了。老頭兒一見中年人險被台下，着了急，腳不點地的跑去扶他，誰知他早已被那兩只無情的糞桶壓着心口，喉嚨裏透不過氣來，一命嗚呼了。老頭兒見他直伸着兩條腿，慘白着一張面孔，害怕極了，但却寒鴉般不作聲，只靜悄悄地曳着他兩條大腿，開了後門，將他拋在河沿的一條屏徑上，并把兩只糞桶也擱在傍邊，回頭關上邊門，重新睡覺去了。

那時我的年紀雖輕，却能明白些道理，心想這事關係人命，非同小可，并且古人說得好「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何必多嘴呢？於是掩門作不知狀，回到裏面吃我的單飯去了。

約兩點鐘後，忽聽外面人聲鼎沸，並聽說裏保已經報了官，我知道這件新聞已經普遍地傳佈開來了。果然，中飯後該縣的知縣坐着八人大轎，前呼後擁的鳴鑼到了，但檢驗的結果，身上却沒有一點兒傷痕，似係失足跌死的樣子，殆同別的隣居時，都異口同聲的說不知道。於是只好到公家去抬一口棺材來把他殮了，同時再加封一下子，兩個會示把他的親友招集來安撫安慰，叫他們好好把尸身

傾家去罷了。於是一場翻江倒海的風波，就這樣平靜下來了。

光陰飛也似的過去，轉眼事滿七八年了。這年我已經二十三歲，并已入學做了生員，但不幸把一個博學多聞的父親死了。同時更加家貧如洗，於是不得不找個固定的職業來維持自己的困苦生活。但幹什麼活計好呢？種田嗎？不但不會，即使會，也吃不得那種「風吹雨打，歲月披星」的辛苦，做生意嗎？又沒本錢。除此更不是我該做，而且也不是我能夠做到的了。無已，只好在自己小時候念過書的麻糰樓上，招集幾十名天真活潑的兒童來念書。過着粉塵生涯了。

一過又是幾個月了。

在一個冬天的早晨，西北風颯颯地搖着竹下的竹子，發出沙沙的聲音。墨色的天空漸漸在褪色了，可是東方纔開始發白，天還沒有大亮呢？我就起來披好衣，穿着拖鞋跑到書棹邊，隨手推開窗子眺望。忽見那條深黑的街衢裏，隱隱有個人影蠕動，並似乎還有兩個黃桶，冉冉地向我走來。候稍近，仔細一看，果然是七八年前見過的那個擔糞的巴死的中年人。當時把我駭了一大跳，連忙倒退

了兩步，用手輕輕地把窗門關起來之後，又用舌頭把窗紙破了一點，用一雙眼睛從那小洞裏看出去，將糞桶積中在那擔糞的中年人身上，在我的理想，他一定是來報那陳老頭子的仇的了。誰知他雖繞走那陳老頭子的門前經過，却不進去，回頭他却走到一個姓李的家裡去了。這姓李的又有錢，又有勢，又愛濟困扶危，這在當時的黑暗社會中要算上等的良民了。他家與陳老頭子家，只隔了一垛土牆，差不多各人坐在自己的家裡，說話都聽得見。

當時我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一個糞團在腦筋裏盤旋了半天，終究無法將它打破。後來為一種好奇心所鼓動，於是下得樓來，跟着他的屁股追去，剛走到李家門前，正遇着他家的蒼頭跟蹤踏踏的走了出來，我便搶前一步，深深的作了一揖，陪着笑臉問道：

「你家有甚麼急事不是，你這樣慌？」

「我家娘子分娩在即，預備請收生婆去。」

「有沒有擔糞桶的人到你家呢？」

「沒有！」

「你呢，你是要做甚麼的呢？」蒼頭反問道：

「我嗎？……我是來玩的呀」。他只含糊的答了一句

他們的話還沒有說了，突然門內走出一婢向着蒼頭說道：

「阿公！不用請牧生婆了，孩子已產一官人了呢？」說畢轉身入內去了。

「唔！」蒼頭也跟着進去了。

到這裏，我纔知道他不是來報仇，而是來托生的了。但我轉念又想，這李家極富，而又極有聲勢，爲甚麼一個擔窩的人能有這樣福報呢？這不是件奇怪的事情麼？因此我把這件事情老是擺在心上，並暗暗地訪察這李姓的兒子究竟作些甚麼勾當。

時間過得很快，一眨眼又是八九年了。這時候，那李姓的兒子已漸漸地長成人了。那孩子不歡喜讀書，却好玩禽奔鳥。而那陳老頭子呢？雖已年逾八旬，却仍舊健康如故，其愛好花草的性質，也愈來愈來得濃厚了。

一個鵲聲清脆，落月如弓的早晨，我又早起倚窗遙望，見那陳老頭子又彎着腰在花台上澆水灌花了。就任這當兒，那李姓兒手裏提着一個籠，裏面乘了十多只鴿子，蹣跚地向樓上走來，倚窗立着，一手傾着籠頭，一手開了籠門，放那些鴿子出去，那些鴿子都好像久困平原的猛虎

突然得到了解放似的，向着遠處的天空，衝似的飛去了。忽然有十餘只鴿子飛集在那陳老頭子的花台旁邊的一條欄杆上，那陳老頭子或許是沒有看見吧，不然，爲甚麼連眼睫毛也不抬一下呢？那李家兒深怕鴿子飛到別處去了，沒處找去，便咕，咕，咕的一再的呼喚，却始終不見動靜，後來他急了，只得跑到旁邊去尋了個石子，針對着那些鴿子的頭腦打去，結果沒有打着鴿子，却誤中了那陳老頭子一下，老頭猛吃一驚，失足跌下花台去了，那孩子好久不見他爬起來，知道有些不妙，他也不做聲，只急忙地閉了窗門，靜悄悄地一溜煙跑了。老頭子的子孫們等了好久不見他回家吃飯，約晌午時候都跑來花園找他，走到跟前，見他仰臥在地上，一張臉紙也似的白，摩摩全身冰冷，檢驗身上沒有傷痕，只是失足跌死了的，便也不去怪誰，只痛哭一陣，想法把他殮了罷了。也因事關人命，我仍無不開口，只自己心裏明白吧了。

諸位請看，他們兩人報復得多麼巧多麼公平，而他們自己却連影子也不知道，只有我在旁邊觀察的人，歷歷在目，沒有一絲漏掉。由這樣看起來，世間上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大家相信嗎？

「相信，相信，我們都相信」。於中尤其是孫四家的味
子最高。

你們不是都知道我家裏養了一個佛堂，裏面供着佛像
。我知家母早晚焚香禮拜嗎？那就是我親眼看過那四事情
之後設法起的呀。我將來還想出家呢，因為塵世永遠是混
濁的，黑暗的，痛苦的。要出家清修，才能夠擺脫一切束

縛，得到永久自由啊！

後來我還做了一首詩，來表明我的志向，雖然不好，

也把它寫下來給大家看看吧：

苦海茫茫不著邊 千生惡業果依然

願登清淨三寶地 儘盡慈雲上覺天

三十一年八月七日於國院。

小說

她的勝利

續第六分

◀ 儂癡 ▶

葉梧貞略談淨土法門

(參看本刊第三卷第一、二期)

陳維新說：

——今天趙女士駕臨敝舍，真使蓬華生輝。我本來早

想要請女士來舍，唯恐女士不肯賞光，故未敢啓齒。今天
既承女士翩然而來，怎可不坐片刻，不啣一口清茶，就好
同去嗎？

趙女士說：

——啊！陳先生！我們大家都是好朋友，不要說這

些客氣話吧。我因為這兩天沒有看到你，心中很紀念；二

則因為要來看看你在府上到底修身得怎樣地步？

——那裏談得到修身？陳維新連忙說。

王佩元打起精神說：

——我們這位維新兄，跟他的師父(葉梧貞)已修了三
千年的身，不想却被你這狐狸精破壞了！

趙女士厭起了嘴，扭着身體，走到王佩元面前，兩手

又在腰間，似發怒地問：

——我是狐狸精嗎？我是狐狸精嗎？

王佩元連忙半拱着手說：

——對不起，我說錯了，就算你不是狐狸精吧！

趙女士見王佩元認了錯，於是又帶了嘻笑的面孔，問

到陳維新身邊，仍挽着他的手臂說：

——我們還是去看電影吧！

葉梧真從念佛堂裏出來，走過書房門口，聽得裏面嘻嘻哈哈，談笑得很熱鬧，她料知道這一定是張國偉，和王佩元等來玩了。心中委實有些討厭他們；雖然並不切實知道他們的存心與行為至到怎麼樣地步，而却有七八分料到他們決不是什麼正人君子。所以她很不願意進去招呼他們，姑且裝做有事的樣子，低了頭，加速脚步，走了過去。剛走到書房轉角葡萄架下，忽聽得書房中傳來的嬌聲而尖細的「我是狐狸精嗎？我是狐狸精嗎？」兩句話留住了脚步。她縮了縮眉心，自語自語地說：「這又是什麼人的聲音？」於是回身，就向書房邊走來。

書房的門是半開的；她只輕輕地一推，「呀」的一聲，門就大開了。最先映入她的眼簾的，是一個不過長，又不

過短；不過肥又不過瘦的女子。白白的一張鵝蛋臉的圓頰上，淡淡地塗着胭脂；嘴唇間染了猩紅的口红；身上穿的桃粉色的印度綢的圓花旗袍；腳上穿的一雙粉白緞織造的高跟皮鞋，鞋繩卻是深紅色。那女子左手挽在陳維新的右臂上，一手挾着香煙。

大家見葉梧真進來，頓時靜下來。陳維新連忙推脫了趙女士的手，而面上却已浮起紅暈。可是趙女士到很無所爲似地，微笑着轉過頭問張國偉說：

——這位就是陳奶奶吧？

是的，就是我們維新兄的嫂嫂！

接着他又裝出一種得意而輕佻的樣子，替趙女士介紹給葉梧真說：

——這位是趙女士，她是在大學裏念過書的大學生。今天特爲來拜觀拜禮的！

不敢當，不敢當！

葉梧真對趙女士行點頭禮，態度很慎重。

趙女士亦點頭還禮說：

——我聽張先生和王先生說，姊姊對於佛法有精深的研究；同時極信仰佛教。平日在府上唸佛，看經，用功非

常；所以我今天特地來拜禮，拜禮；同時我要求姊姊指教一點佛法。

葉梧貞微笑地說：

——說指教，是不敢當；如果你姊姊有空，高興的時候，不妨來舍間，我們互相研究研究。我覺得我們生在世間做人，實在只有「苦、空、無常、無我」；所以我要多看點經，想把這「苦、空、無常、無我」的道理更深切明白些。一方面多唸唸佛，希望脫離這「苦惱」的人生，超往西方極樂世界去。

張國偉以為「今日機會到了，她雖有滔滔的雄辯，而單槍不敵四馬」。故先向王佩元丟了一個鬼眼，然後咳嗽喉喘。葉梧貞說：

——極樂世界到底在西方什麼地方？能不能坐着飛機，或火車，輪船等可以達到？

葉梧貞答：

——「佛說阿彌陀經」裏告訴我們說：從我們這個娑婆世界，向西方而去，要經過十萬億個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一個佛土有三千大千世界之大，那末十萬億個佛土，有多少廣大，可想而知了。所以要到這個極樂世界去，

絕對不是用飛機，或火車，輪船可以達到的。因為飛機等這些東西，雖然是科學的進步，但究竟是「有為」的物質。「有為」的物質，就使將來再進步，進步到無以復加，還只能在我們這個人的世界中發生一點作用。若至超人界的天道如色界、無色界，就完全失其能力了；因為天道是屬於「精神界」的，故物質界的東西絕對不能復用於「精神界」。然而「道尚屬「有為」，「有漏」的「精神界」，而飛機，火車等物質就失其作用；何況那西方極樂是「無漏」「無為」，最勝無上的精神界，這些人間有為而穢濁的飛機等，怎麼能夠到達呢？

——那末怎樣才可以到達這極樂世界呢？張國偉一面在袋子裏取出香煙，一面問。

——葉梧貞頂喜歡有人和她討論佛法，尤其是關於淨土一方面的問題；所以她很高興地說：

——若要到達這個極樂世界，也並不是什麼難事，只要三個字。三個什麼字呢？「信」，「願」，「行」。如果我們具足了這信、願、行，則將來臨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真易如反掌。所難者，唯我們末世的衆生，都不肯起「堅實如切」的「信心」，不肯發「百折不撓」的「志願」，不

有用「腳踏實地」去「念佛」，這真是萬分可憐的事情！

——我們無論做什麼事情，與希望這事情的成功，最先緊要的是要有「信心」。經裏說：「信爲入道之門，萬行之母」。我們要修西方淨土，自然最先緊要的也是逃不了這「信心」。

——我們要相信的什麼呢？相信釋迦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他在彌陀經裏告訴我們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又說「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因爲這國土裏的土地，都是用黃金來鋪成的；並有七寶行樹，七重羅網，七寶樓閣，八功德池，九品蓮花等，把牠莊嚴得非常美觀。決不像我們這個世界，瓦礫荆棘，穢臭不淨的東西，充滿其中。那裏的時候，是四季溫和清涼。並不像我們這個世界，冷時冷得你要死，熱時熱得你要命。那裏的人民，都從蓮花化生，純是大丈夫相，爲最上善人。並不像我們這個世界裏的人民，是有好刁詭詐，凶險瞞毒等心。那裏的人壽，都是無量壽，並且俱是一生補處。決不像我們這個世界裏的人壽，活到七十歲的，却算是古來稀了；十歲八歲死了的也有，三歲兩歲

死了的也有，乃至纔出娘胎，未見世面死了的亦很多很多。那裏還有思衣衣來，思食食理等等勝妙樂事，我一時也說牠不完。總而言之，牠那裏永無「三苦」，「八苦」之事，乃至苦之名字尙不得聞，何況有實！而我們相信牠那裏決定有這樣的勝妙處。我們相信這勝妙的極樂國土，是阿彌陀佛往昔的「願力」之所成就的。又更相信阿彌陀佛所發的四十八大願，願願是度脫我們娑婆的衆生。我們尤其要相信自己能「憶佛」，能「唸佛」，則現前及將來，決定能見佛與往生極樂世界的。

——我們既這樣的相信後，接着第二步工作，是要「發願」。願者誓願，即是要存一個決定達到我所希望的目的之心。我們要往生極樂世界，一定要向佛前發一個誓願；然後抱定這個誓願，八風吹不動，萬牛莫能挽；頭可斷，身可碎，這一個誓願終不毀壞。誓願是方針，方針既定，那末就照着這方針而行，自然可到達目的的時候。

——第三步工作是「修行」；講到修行淨土的法門却有種種不同：有觀想念佛，有觀像念佛，有實相念佛，有持名念佛等等。其中最方便，最容易，最簡單，而人人能行的要算持名念佛。我們只要抱定一句阿彌陀佛，行也唸，

坐也吃，閒也可吃，忙也可吃，穿衣吃飯，送賓迎客，無不可吃，甚至痢尿，睡眠，也可以默默地吃。這樣地慕直吃去，有妄想也吃，有煩惱還是要吃；總而言之，一時一刻，莫不將阿彌陀佛四字抱定在心頭。這樣久久成熟，自然一心不亂，得入念佛三昧，則將來臨終，自然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見佛聞法，得無生忍。

——這信，願，行三字，或云信，行，願，因為既信之後，則須行願同時；若有願而無行，則為空願；若有行而無願，則為徒行。「信」如人的身體，「行」願如兩腳。我們既有健康的身體，又有壯實的兩腳，那末所希望的目的地自然可以達到。西方極樂世界雖遠，只要我們有「真信」，「切願」，「實行」，則我可以說，西方就在目前，一念即到。祖師說：「一利那中離五濁，曲伸臂頃到蓮池」。你看，生西方多麼容易呀！佛，菩薩，與祖師的話決不會騙我們的，我相信。

葉悟真的話，如開了水閘一般，滔滔不絕。趙女士早想揮嘴，而苦無可揮；只用這一對如油鼠一般靈活的眼睛，在地面上盤旋。現在聽她已把話說完了，於是把這一對靈活的眼睛，先看一着陳維新，表示要求他許可和原諒的樣子，然後笑了笑對葉悟真說：

——姊姊說的什麼信，願，行，我是不大聽得懂，因為我一向以來沒有聽過佛法。但我現在却想起了一個笑話；這是我早年聽別人說過的一個故事：——本分待續——

請佛偈

塊然

自性如如。雖曰去來無相。塵寰擾擾。却應福慧雙修。三界無安。惟我佛可為依怙。百年如夢。感人世容易消榮。是以掃盡迷雲。同登寶殿。禮請丈六金容。普化萬千民衆渡茫茫業海。咫尺即是靈山。願芸芸衆生瞻禮。咸成佛果。

安座偈

塊然

大覺世尊憫衆生業苦。昇沈六道。如旋火輪。是以觀機逗教。舌蔽屠魚。四十九年不遑安處。示滅而後。更留像法。普度衆明。使合掌低頭。咸登聖域。獻花送供。俱植勝因。今者。機感相應。佛在目前。聖位既安。有情咸慶。願從此遍施甘露。令覺花開遍娑婆。打破疑團。使佛日光輝宇宙。



大乘詩壇

以收到先後為序

登五老峯

塊然

巖裏危巖勢莫攀 居然絕頂任開顏 日邊雲蔽峯邊日
 山外波浮海外山 幾點巖鷹盤石屋 一聲清磬落松關
 葉飛風動衲衣冷 為愛斜陽不忍還

和芝峯法師

茫茫苦海業風吹 若個曾與同體悲 夢裏居然成小劫
 人生無那感全非 青黃不接魔能笑 黑白開拈願已違
 翹首雲天懷笑顯 櫻花如雪映禪衣

攝山雜詠

三十一年七月 江亢虎

棲霞寺

棲霞寺最古云即南齊明徵君僧捨宅處今為山中唯一遺墟

一雨能教暑氣消。獨居日見道心生。風來水上知常淨

。月到山中覺倍明。大地莊嚴開鏡影。蒼天震動撼鐘聲。
 敢云白髮無塵念。祇恐緇流亦世情。

明鏡湖

湖在棲霞寺前清高宗賜名今多荷花。上有彩虹橋又通月牙池

一泓清水傍山門。九品香蓮植善根。天半彩虹常倒影。
 心中明鏡不留痕。月牙池近通泉穴。波面風微撼石墩。
 我亦臨湖羨魚樂。投竿決網自忘言。

千佛嶺

千佛嶺依山鑿石為像始齊梁時世傳巖壁放光現無量壽佛

從來即佛即人心。不用紛紛向外尋。何事斧斤入巖穴。
 。多留迹象在山林。海枯石爛翠常住。雨打風吹且自禁。
 但願化身無量數。光明顯徹去來今。

舍利塔

隋文帝勅造舍利塔三十州同日落成此塔五層石刻精美今半傾敗以鐵纜束之

明君捨宅已無基。江令游蹤不可追。惟有隋皇經塔古。
 。也同梁佛石工奇。卅州供養知同日。七寶莊嚴記盛時。
 莫學雷峯乘化去。龍天呵護未應遲。

暢觀亭

山半有亭可觀三面

木末有亭名暢觀。游入中道足盤桓。江流曳白如鋪練。
 。山色圍青似引環。憑眺乍驚三面湖。擊躡兼幸一身頑。

穿林蕩見彌輪過。起陸龍蛇取火看。

太虛亭

亭在山嶺四望寥廓昔有隱士今有名僧均襲此號

太虛寥廓本無形。多事憑虛著此亭。隱士名僧俱寂寂。

殘山剩水尚青青。便登絕頂無多路。且喜勞生得暫停。

四望相思迷處所。一聲長嘯落空冥。

最高峯

峯更在太虛亭上空諸倚傍臨眺最遠

杖藜更上最高峯。盡日登臨意未慵。曲徑遙通天一線。

虛亭頓隔樹千重。羅胸星斗橫空際。舉目山河失舊容。

立處漸看蒼海合。歸途險被白雲封。

三茅宮

三茅宮今廢改供佛像亦零落惟鐘磬尚存

最高峯頂一茅蓬。寥落當年道士宮。客至有心常擊磬。

僧來無語但鳴鐘。三年採藥曾祛病。九轉燒丹不救窮。

畢竟江山終古在。人間興廢太匆匆。

天開巖

明袁了凡遇雲谷禪師問道於此

天開頑石立巉巖。聽法曾傳說了凡。鬼斧是誰揮灑落。

神工到此露機鈴。靜中不覺風聲動。缺處常教日影衝。

自愧蹉跎聞道晚。從師面壁敢辭嚴。

疊浪巖

山坡白石鱗次故名今開鐵鍊頗有毀損

桑田滄海事尋常。疊浪爲巖作道場。石齒排雲齊劍閣。

潮頭捲雪壓錢塘。廿人試鑿黃金穴。海客爭求白玉牀。

聞道故侯誇射虎。任教方士叱成羊。

桃花澗

自天開巖至棲霞寺澗流曲折舊植桃花甚盛

入山深處得仙源。一澗迴環到澗門。兩岸天桃紅似錦。

幾家新柳綠成村。廣長舌借溪聲說。清淨身依石像存。

花落水流春自在。人間天上總銷魂。

白乳泉

山中泉多此最有名其色正白膏醴初嘗品茶焉女兒紅山中茶名珍珠亦泉名

自檢茶經自品泉。中奉一穴最澄鮮。流從石罅凡心淨。

灌入巖頭佛頂圓。把袂似生風習習。窺池初見月娟娟。

女兒紅瑤珍珠白。膩乳飄香欲破禪。

六十初度避暑棲霞山中

浮世三千劫。勞生六十年。偶看雲出岫。重見月中天。

序晚驚初度。時艱愧苟全。栖鳥何所事。寢食且隨緣。

朝辭雙闕去。夕臥萬松居。塔影隨無際。鐘聲入太虛。

心如香篆定。身是劫灰餘。卽此思遺世。何當賦遂初。

昨夜山中雨。松風灑灑寒。不嫌晨夢短。先覺夏衣單。
避地休曠蓋。忘年欲閉關。言尋合君宅。採藥未應還。
盛夏厭人事。空山觀我生。所思四海遠。長往一身輕。
極目烽煙變。當胸涕泗橫。下山循故步。入世爲同情。

(今歲賤辰不敢受禮明年周甲同慶當隨羣衆舉行
長晝無懈率成四律倘蒙賜和勝錫百朋 壬午季夏
既望 江亢虎末是草)

和塊然法師詠梅原韻

志安

孤山瘦嶺詠千回 都付嘔噴故紙堆 香透詩人魂骨穉
花移公主額頭開 水邊息影塵難染 月下無聲鶴未來
東閣何郎偏不嫁 却從處士苦低徊

和塊然法師見懷原韻

世亂死生輕 故入空復情 客懷新病後 心事一燈明
鄉訊秋邊雁 魂驚夜渡兵 何如嶺表鶴 長令遂生平

病中答芝峰兄自日本來詩

文濤

新病舊愁壓兩眉 滿腔熱血付寒煙；空嗟年事如流水
，聊接心琴欲斷絃。羈安無方勤念佛，催眠有力只參禪；
夜來做個西方夢，曉立庭前氣爽然！

臥病偶感(錄三首)

文濤

一病知身苦，徒嗟沒奈何！無常幸未到，加緊念彌陀。
閑時爲他忙，病到自憂苦；閉眼徒呻吟，無人能作怙。

！
！
他人多吃飯，肚子他人飽；我不了生死，我安避苦惱

賀塊然上人住持南普陀寺 源明

濟濟一堂皆砥柱，晨鐘清磬送雲霄，地靈人傑宗風振
，鳥語花香俗慮消，廣演妙音銷劫火，欣看合識得天橋，
惟慚蠢蠢無能我，參叩雖勤路尚遙。

步芝峯法師原韻成述懷二首錄一 源明

小樓獨坐曉風吹，一事無成只自悲，學道方知今日是
，爲僧始覺昔年非，滄桑幾變禪心冷，世事何多願力違，
祇有此途真上策，青山影裏拂塵衣。

賞 瓊 花

中天

掃盡閒愁與世緣，孤僧月下伴花眠。清香雖是隋朝味
，不許俗人預賞筵。

病 中 感 懷

文心

一病兼旬勢力疲，腳酸手軟步難移。朝朝暮暮愁眉蹙
，刻刻時時憶母慈。五蘊未空難度苦，六根清淨目安怡。
孤飄海外誰相問，寂寞禪房念佛醫。

敬祝塊然上人主席南普陀 行雲

五老巖峯翠色葱 龍天擁出闍宗風 慈雲充溢千聲祝
化雨遍沾萬象融 廣育僧材駒宿願 獨扶聖教建新功
法幢今樹海南國 德嶽永爲閩衆崇

正語

第六期

佛化家
庭訪問
團學藝
股編發

塗在紀念號的面前

人曾

生逢亂世，生不如死！

死得其所，死而猶生。——大醒上人語——

「站在佛教徒的立場上來看人生中的『死』的這回事情，

絲毫沒有甚麼哀痛，悲苦，淒涼！也許不值得吧」。——

笑癡法師的話，雖然說得有相當的哲理；但，我認爲凡與佛教有關係的人——尤其是青年。不幸而天死了，都是佛教中一種重大的損失！是值得可以爲我們紀念的。而況這位法師呢？他在地位上講，也是大叢林中一代的住持，事

業方面，也有很多的貢獻；教育方面，他又發起復興佛學院；可是，「他的大志未展，而身先死」！這種痛心的現象，的確我們可以爲他活一些悲哀之淚！！

這册紀念號，既沒有給人家閱讀的資格，同時更談不上有可取的材料，好在我們憑了良心做事，我想冥冥中一定會有人能原諒我們的苦心！！所以，我在事先，也不敢去請那班所謂「名宿碩彥」，來歌功頌德，寫一些字，或幾句話。

廣靜法師略傳

顧明

廣靜法師，別號愷芝，江蘇東台人；其俗姓氏宋詳；幼甚聰慧，穎悟異常；每讀書，過目成誦；且善記憶，經

久不忘！性喜寂靜，恆不欲見群兒輩等之玩；年十四，乃厭塵世不淨，而生出世之想；尋即想行相應。實踐發心；

當時本縣某村之水月庵，有號爲永山長老者，戒行清高，爲人所齒！而法師遠求板廬下，披榛頽焉。

法師天資敦厚，爲人誠篤，遇事盡責，毫不苟情；入庵後，謹從師命；於課誦習學之餘，舉凡晨鐘暮鼓，早香晚水，打掃殿堂等一切能爲之雜務，無不盡引已任以爲快！其師見其如此，暗嘆佛門當幸，繼起有人！閱二年，再不忍負其青春，遂少給川資，囑往龍潭寶華山寺受具；法師於戒期中，捨短取長，恍悟佛教之偉大，僧徒之貴重！無己，難行能行，願請自身作則爲始；自是，法師之職志，即純在於「學無量之法門，斷無盡之煩惱；度無邊之衆生，成無上之佛道」矣！

於是出戒期後，即往各方參學；江南之大小叢林，惟其有可參學之處者，足跡殆遍；就余所知者，有宜興龍池佛學研究社之三年卒業，武進天寧寺之半年參禪，廈門閩南佛學院之三年畢業，常熟虞山寶巖寺之一年自修；是謂

學之自利方面！猶有學以致用之利它方面者，計有蘇江南書院寺之一期糾察，常州天寧佛學院之一期學監兼教授；是猶事變前之略歷也！

迨至七七事變，重返龍池；爲龍池得一法師與自安和尚所賞識！歷任彼爲僧值，副寺，及監院而外，於去歲釋迦成道之日，終將大法傳焉！法師自接大法之後，即擬辦教育，刊雜誌，整理僧伽，復興佛教，俾以名實相符，體用全彰！孰料時當末法，魔力滋熾，不待事成，即已先逝！嗚呼！法師明年而立，正當少壯之時，若使天能假年，則有何志不成？何事不就？今遽暗然而別，豈非佛教之不幸也哉？！

或曰：法師志大願深，此次示滅於水，烏知彼非入龍宮取龍藏以再來乎？又烏知其非隨化身而去說法乎？是語也，固不可以全非；但多屬於戲論耳！然則法師之去，亦告哀己！！

民三十一年，八月十號，敬述於閩院。

以君之語，悼君之魂！

速醒

大概是民國二十六年的秋際吧？盧溝橋的戰事已由上

海轉而南京了。當那時，我在龍池做雜民，心是粉碎得不

可收拾！所幸，在那時候還聽了一點課程，及親近了幾個知識，所以心裏是比較安慰得多。後來因為特別因緣，我要下山，廣靜法師就在這個時候和我作了幾次很久時間的談話。現在廣師不幸，據說死於「橫」，我心難受萬狀；同時覺得我的身子也像死了一半似的！他——廣師——的朋友易吾律師，發起在大乘副刊——正語——上出一個紀念號，要我對廣師表示一點甚麼，我以為寫悼文專事讚美死者——尤其死者是和尙——或憑空理想去想像死者是個怎樣的人物而寫出來的東西，總是虛偽的，不能安慰死者的心靈的，但是我不敢說我的「以君之語，悼君之魂」就妥當，然而我總覺得應該與死者的生平志向，來得相符一點吧？我想。

向下，是他先後幾次對我說的話——照話從略——：一，這一次的戰爭，或許是佛教改換面目的機會；我們應該在這個時候，趕緊來建立的基礎——做正式學問，趨真正的理趣。一旦因緣成熟時，拿起來就用！二，您這次回去，把衣單盤好馬上就來；雖然現在這裏沒有正式的學院，可是我們這裏有幾個善知識，說不定比掛甚麼「大學院」的招牌還好些呢！光陰是可貴的，有著

知識引導，我們總應該親近善知識。

三，禪堂決定不要住，輕微決定不要做，因為這些法門都足以陷人於火坑熱水的境地，不知埋沒了多少英才，您可別要自縛！

四，後去的和尙假若不把虛榮心取消，佛教也祇有像今日這樣的下去。方丈，法師，這許多名詞實在不宜乎繼續，不然它能驅使您的「心」呢！（！）

五，改革佛教，還是從實際上着手進行好——不要空事吹擂。善於吹擂的人，完全是映着「好看好聽的把戲」，若他立場一易，即刻便會言行不能一致起來。這真是佛教裏最大的不幸！

六，和尙的事，該當和尙做；若不這樣，佛教不但得不到人民的信仰，簡直人家會說：「佛教仗着流氓的勢力，弄錢吃飯，與社會國家有甚麼益處」？您若不信，請看現在的上海中國佛教會！

七，現在的青年僧伽——戰雲密布得無隙可攢期中的青年僧伽，在這種偉大的時輪齒上，應該認清自己的立場，將來如何走進社會去盡我們的任務，怎樣纔可以達到我們本來的願心？這些，皆要我們平時去深深的體驗，努

力，然後總可以實現。

寫到這裏，我的頭突然的痛得難受。廣法師難不成因為嘗試了幾個月方丈風塵，而食前言嗎？不，那——前面的話——是您的本願，決不會因這——方丈——而變棄！不然我的頭怎麼會奇痛？噢，是怕我總寫出來，於您死後沒有益處，徒為「一部份人」辱罵的難堪，所以不許我寫了

敬 悼 廣 靜 法 師

廣公法師：您老人家真的圓寂了嗎？！

當大英法師自常州於端陽節後二日遞給我們第一個關耗時，那時除了我們吶吶強淚而外，尙猶希望着這個信息不的確，最好是屬於齊東野人之語！因為大英法師的來函，亦是傳聞；至說對於我公於來常的途中，如何遭遇不幸等等，還未明其真相？且又未獲證據，我們烏可諦信？誰料事實有不然者，往往出乎人之意外。偏偏戒勸法師於龍池又遞來了一個話不虛傳的左證——信！這左證不知怎樣的，比了刀，槍，火炮，炸彈，毒瓦斯什麼等等，總還利害到千百千倍；簡直把我們希望中的「線小生命，盡形

吧？

廣法師！您的心若使不會有吃盡人類的轉變，那末您說的話是從您的心裏裏出來的，您應當還要來做到您說的話纔對；不然，您怎樣對得住信仰您的師友們？

三十一年八月十日

圓明

我殺於無餘了！

法師!!! 去年底我將我近兩年來小廟被燬，先師圓寂等近況告稟你老人家的時候，您不是這樣地回答過我嗎？您說：「你的先師既名為上智下首，值此煙霧滿天，大地無安的時候，他已經精勤念佛，積集了許多資糧，趨向他最安靜的地方——極樂世界去了，這才真是個智中之首的人哩！你又何必掛念呢？不如易你掛念之心，多多地替他念佛回向，祈禱他早登上品，乘願再來吧！」

法師！當您這樣地回答我的時候，您是有心呢？還是無心呢？若說您是無心吧，則您為什麼現在就要教我拿掛

念先師的心來掛念您呢！若說您是有心吧，則您與我先師的情形，分明是不可同日而語；我先師的年齡，已過花甲，對於担荷家務，發展事業的各方面，是不能負有相當之責職的！而法師呢，恰恰不然；法師的年齡，正當而立，對於擔荷家務，發展事業的各方面，正是當仁不讓而見義勇為的時期！加之，法師又是一向以偉業自負的人，怎好說是有心呢？

法師！你老人家究竟是一片什麼居心，教我真弄得莫名其妙？關於若人生離死別之後，則愛之甚者其念之必彌切，觀之深者其痛之必愈劇之理，法師豈不知曉？法師既想有今日之事，則曩昔何必過愛我們？致使我們今日有無窮之悔呢！

心的創傷

——在亡友像前，利用「墨」的顏，和「筆」的轉動，塗成這四不象的文字，——

地球，這樣地大，這樣地堅固，但，經過了相當的時期，我相信它總有會崩炸的一天，何況乎人呢？造人的原

法師！要是現在有人這樣地來問我，說您老人家究竟是怎樣地過愛我們的話：那教我真似對於一部廿四史的一樣，無從說起！因為你老人家過去的慈愛我們，有如水銀相似，無孔不入，無微不至！總之，雖是最慈愛我們的嫡親父母師長，亦不能有以復加！這樣，怎不使我們涕淚盈泣而如喪考妣呢！

法師！我現在認爲你老人家的心理，決定是這樣的了：就是認爲你對於回答我先師身上的一番話，完全是有意意的！完全是雙關的！所以我現在除了聯名屈吾等同學，替你老人家已經念佛回向而外，唯一一的希望，也就是祈禱你老人家早登上品，乘願再來！！

屈吾

料，不外乎精和血互相融合而成，——在佛教中講，是四大五蘊，以及第八阿賴耶識，諸法會合而生。人的質料既然是以一種柔軟性的東西來組織，那末在這種洶湧澎湃的海洋中，當然是敵不住巨大的狂浪來摧殘，所以也有損

壞的一天，在連個的人們看來，毫不介懷，況且我們親稱學佛者呢？

不過，我始終相信人是感情的動物，人與人之間，必須以感情來維持一切。我近來心靈的悲哀，徬徨的孤寂，落寞的情懷，完全是由於感情的衝動，而引起我心中不安和悲寂！廣靜法師的死，在我精神上已有了很大的創痕，可以說在我心靈深處已經受了烙印之痛！！

廣師，原為先師得愛之學生，現年二十九歲，我與他的相識，是在民國二十二年酷暑炎熱夏大——在龍池。那時，我師已經踏上了友誼的一個階層，相互以真摯的熱情來結合我師的友誼，我那時還很小，在年齡上講只有十一歲，但是我的天性愛頑皮，一經受了別人侮辱，心坎中蓄了無限愛鬱的愁苦，我唯向他哭訴一切，而他呢？完全以一種大人待孩子一般的來安慰我，勸勉我，在他的愛護之下，也會享受過許多幸福而甜蜜的生活，這樣優游自得的生活過不了多久，又爲了另一種差別因緣折散了，他雖然對我表示有一種說不出的惜別的情緒，而我呢？始終是跳着笑着，幫他整理一切，竟沒有覺察他的心理是在那兒難過，更不知人生有離別的苦痛，這也許是童子的心情，而一

不知人世間的變化吧！

後來，我師又碰着一種殊盛的因緣而聚會了——在天寧。互相都說不出別後怎樣的情形？（）嗣後，從他的談論中，始知道他已經嘗過南風光的滋味了——到閩南去的。不知爲了什麼轉變，我師又由武進而回到龍池去。

他與我原有師生之別，也許因爲太愛我的原故吧！他不許我喊他爲法師，而他稱我爲小弟，時間久了，我有時也大膽地喊他爲老廣了。

某一年的冬天，外面括着刺人皮膚的西北風，我素來的個性是懶和怕冷，每逢在冬天裏，都喜愛睡懶覺，現在又是冬天的氣象了，我又照例的睡懶覺。一天，我從睡夢中被他喊醒，當時我這氣憤他，並且我還這樣的說道：

「別搗蛋，你總喜愛擾亂人家的睡眠」

「快點起來，馬上有不好的事情發生了」

「你別騙人」？我翻轉身子，向裏床睡去。

「你看，你房內的東西，我已替你整理好了，馬上派工人與你挑走」他說話神色，似乎很着急。

「你是不是開除我……」我很驚異的問他。

「不是，你不要瞎猜吧？再一點鐘會有土匪來搶劫，

所以我教你先避難去」

「那末你呢？」

「我自自有辦法——他沉思了一刻，又說道：『你趕快起來』」

我聽了他的話以後，我那寶貴的淚珠，不由地速速而下，是的，流淚是各個人的一種本能，誰都會流，不過有流淚的不同，眼淚的流出，是人們心理有說不出話來的表示！悲哀離別，內心隱痛，在知己的朋友面前，唯有眼淚可以代表他心中所有的難過。我的流淚，並不是想利用眼淚的力量，去軟化他的心來憐惜我，而是感激他那種殷勤的翼擊，結果，我終於披上了衣服，面也沒有洗，跟着那工人到山谷裏避難去了。

腳下一高一低，含着欲滴下來的熱淚，惛惛朦朦的懷想的將才的一幕：

——哦！他爲了我，他自己去應付土匪，他怕我受驚，所以預先令我先逃難，……我不忍再想下去，我只有倒在大樹根下飲泣了。

過了年，又是春光明媚，萬物欣欣向榮的時候了，雖然有如此醜陋的春光來與我們解悶，但外面的時局，仍然

使我們不安靖，土匪時常在各方騷擾，在二月下旬，又來作第二次搶劫我們了。躲避的躲避，逃難的逃難，他又與前一様，令我先走了，可是，我再不忍顧全自己而放棄他，「一切東西已準備妥了，你跟工人先走吧」。

「那末你走不走呢？」

「等一等我自自然會來！」

「不，我不願與你離開，萬一不幸的話，我倆一塊兒死」

「你總是一味的孩子氣」，他跺着腳，像在生氣一般。

後來，我跟着自上人去避難去了，臨走時，我的眼淚無論如何都禁不住了，我私下揩乾眼淚，免得使他看見了難過，可是回頭一看，他在那兒以手帕揩眼皮，他是流淚呢？還是揩灰塵呢？我到現在還不明白。

幽閉而綺麗的日子，是那麼地容易消逝，氣候又轉到夏天的時候了，我爲了生活的奮鬥，爲了生命底憧憬，我匆匆地踏上了那奮鬥而遙遠的征途了——而到這千里迢迢的廈門來。

我雖然留戀着故鄉，而不肯拋棄了故鄉和他，但是在這種物競天演的今日潮流之下，環境是不容許我這樣的延

鏡，我祇有堅決地，緊咬着牙根，含着那快要滴下來的眼淚，我並說不出甚麼，我只有利用眼淚來表現一切。

末了，我說道：「永別了！老廣！」

「小孩子的皮氣，總愛說這些俏皮話」，他向我一笑，笑中含有一種無限淒涼和悲苦的成分在內，沉默了數分鐘，不忍再要他遠送了，我揮了一揮手，很悲哀的說道：「那末再會了！」

這次別後，在於時間方面雖然有一年之久，可是在精神上，我始終溶化在一起。臨別時我雖然說了一句玩話，那知竟成了鐵語！當我接讀大兄的來信，幾乎痛不欲

海天遙隔悼神交

——寫下來紀念廣靜法師——

下了課，在教室的走廊下，背着手，踱來去，心內煩燥地想着：「爲了讀書，爲了前途，跑到這末遠的地方來，將來又是如何呢？」思念之心雖然是剝那生滅，但是所回想的一切，委實使我感覺到自身悽涼哀悵！這時心內仍仍不住的幻想着，忽然聽一陣「獨！獨！」的響聲，

生，接二連三的戒飭兄與禮飲二上人又乘來數函，這完全是左証了！斯人斯禍？夫復何言！

近來，我心靈極度的悲痛，紊亂不一的思想，往往會做出令人討厭的事來，有些人還在那兒說我發神經！唉！天哪！！我有何說！我那裏有得說呢？現在我不願將他的美德寫出來，同時我也無心寫這樣痛心的事實，來令他所認識的人，再去痛心。

吾不盡嗚咽而悲憤！噫嘻！嘆人生若朝露若好鱗，死何其速，生何其短縮哉！我想：廣和尚雄材未展，壯志未酬，必定乘願再來！化五濁爲淨土，作苦海之慈航吧！！

嵩岩

抬頭一看，哦！原來久熟的郵差，又嚙嚙地揀了一大包袱來了，同學們照例地睜大眼睛，放出如五十支的電燈似的眼光來，去尋覓自己的信，我呢？也是其中的一個。在幾十封中，居然也被我尋到了四封，這時，我似乎如發現新大陸一般，而欣悅了。我每次的來信，勝吾弟總是像小孩子一般，鬧着要着，不是長脚，就是撒嬌，他那天真活

讚的表現，我又不忍拒却他，但是一經他看了，他又來用小指在腮上一括，似乎像觸我一樣，我屢次由他這樣地鬧着，後來也弄慣了，如果沒有他在身邊談談笑笑，感覺得有些寂寞！

今天他與過去似乎是兩樣的性情了，也不像過去那種胡鬧了。我知道，他一生氣，非要我來勸慰不可，「今天或許又與別人淘了氣吧？」我這樣地想。

「喂！易弟——這里來看信」，我像引誘一般，哄他來，「誰願意來看你的信」，他又在賭氣了，「好！那末你從此以後不看我的信，是不是，我反問他，「嵩！你怎麼這樣地沒有同情心，一點兒都不能了解別人心裏的難過」；他說着，隨時又從他手內擲下一封信來，我連忙拾來一看！啊！原來我那位神交的知己——廣靜法師——而不幸死了，不過，我始終不相信這是一個事實，理想雖然是這樣的希望，而我的心，已有一種說不出的隱痛了，同時我又明白易弟心內的難過，是由此消息面所產生的。易弟與廣師的友誼，較我的確是勝於一籌，難怪他不痛心！

我與廣師的感情，完全是由於易弟雙方以函介紹，同時也使易弟口中得悉一切，我已深知廣師的為人，以及他

的德學了，他這次的死，不但使我個人哀痛不已，我更加替宜與整個的佛教而惋惜，而悲傷！！

他雖然是一位青年的法師，但他確實負有重大的使命，他繼任龍池方丈以來，從事努力教育，將重興龍池佛學院（見北京佛學月刊消息欄），由此，我們可以見到他的為法為教之心志了，可是「實志未展，而身先死」！這，委實是佛教萌芽期中的一個致命傷！

有一次他來信與我，說道：「方今我佛法兩失敗，槍炮是興，大千生靈，無辜而遭殺戮……希法師努力學業，融貫中西諸學，待一旦世界平靖，人心須要佛法潤注，則法可展生平大志，雨大法雨……」廣公之願志，於此略略數語中，已可洞悉一切，而今言猶在耳，法師之色身何所去？思念及此！潸然淚下！！

我與法師無一面之緣，雖在來往信札中知其一切，然人間之「塵歡離合」，何若是其速？此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而今已矣！復何言哉！！

滂沱大雨之夜，寫於閩院。

雲峯碧海寄哀言

通攝

——悼廣靜法師——

廣靜法師死了，這非但是惜青年界，限一巨星，同時亦為法壇上折一健將！我幾次想寫一篇文章紀念他，但因爾荷安的我始終沒有寫出一字。這不但對泉下人負義，實在任自己良心上也未免說不過去了吧？易吾學長兩次三番的對我說：「凡是認識他的人都寫一篇悼文」，照這樣我是再沒有因循的餘地了，於是就寫了這篇可有可無的東西來塞責，亦算是幾句哀言。

廣法師與我的關係也很密切，因為他曾先跟過我的母親——普慈和尚——出家。後來因了其他因緣，另從傍人剃度。但是他是個不忘根本的人，始終仍以師禮待吾舅普慈和尚。因此在名分上我倆算是兄弟，且他與我哥（貫如）交厚，所以他一向對我特別的關懷。

至於廣法師的人格，品行，道德，學問……這裏都無須多述，因為我們凡是與他相識的同袍們，自是有口皆碑。另一方面我也不是與他做行狀。這裏要說的不過是我與

他生前的認識的回憶；和對於他死後的幾句感想吧了。

記得在民國十一年暑期，他——廣靜——法師同我的兩個師兄——通律通文——到我家去（宜興化城寺）自修，那時，他聽說我是普慈和尚的外甥，所以他對我特別的關而愛護。他住在我的小廟雖僅兩個月的時光，但他的一切舉止動靜，和待人接物，都深深地印入我的小小的心靈中了。

去年春假期中，我從天寧佛學院告了暫假回宜興去，尋拜普慈上人，偶經龍池，那時他正為龍池監院，接見之下，備承熱誠相待，暇時並授以青年切身諸問題，言詞愷切微妙，句句見諸生花，真令我感激欲泣！當時我想：此後關於我之學問與為人，倘得此良友導師，當有不少之益助，然終惜以因緣未遂，兩日後即與他提別下山，當我下山時，他堅定要送我這次，他對我說：「通弟！記得我第一次認識時，您才十一歲，還是小孩子哩!!!不過人世滄桑，變幻莫料，事變後能和您作第二次的相聚，實在值得慶

幸！胡語已往，推及將來，末知何年何地，何月何日，復作第三次的談話呢？「背下凄然欲泣！現在我想起他那時的話來，恐怕他那時已經萌了他今年會死的芽了！輕輕一別，竟成千古；回首卽塵，能不黯然悵絕！？」

廣之死實是萬惡之時世所使！該剝的羅剎鬼子，爲什麼這樣殘酷？「魔王宮中音樂喧天，靈山諸佛淚洒三千」，其誠然哉！況廣法師：經窗苦讀，冷月鑽研；「十年寒食水齋」，數番「冰床雪被」，方造成釋父龍象子孫之血骨。海衆正在異口同音讚嘆着：「如來正法荷担有人；正教興

能 悼 否

隆，拭目可待！」豈料「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法將竟爲波旬所妬，中途沮喪！嗚呼！能不痛哉！且他正要重興龍池佛學院志未酬，芳草麗花，野竹頑石，能不同聲一哭耶！！

廣法師現在在形體上，雖然與這五濁世界隔別，而他的精神和志願，還是仍然燦爛的留存在這世間，永遠不會泯滅的。我們爲欲滿足他的志願——對佛教，對國家的任務，祇祝他早日乘願再來！言不成文，話不成章，如筆所至，不勝哀痛！！ 一九四二，八，十。於閩院。

非廬山

世間法是無常的毀滅的，決不是不變的永久的。例如：就眼前桌子而言，現在大家都承認是桌子，不是木柴炭灰，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但經過了相當年代，誰也不能保險它仍是本來面目吧？由此推之，大而宇宙，小而器皿，無一不然。古語：「滄海桑田，桑田滄海」，信哉

而不死」的。一個人，除掉大烏龜——其實烏龜也有一死。不過如歸納起來說：死之遲早，在乎人之壽命長短因果。註定爲斷定的，不是勉強的。故又說：黃金百萬難築，難買無常路通。這兩句真是人生無常的鐵證。

斯言，信哉斯言！嗚呼！

所以「人生」的反面，就是一個「死」字，絕對沒有「生

說到這裏，使我想起某一天的晚上（日子忘記）自修鐘打過了，講堂裏頭的電燈已照耀得如同白晝，當我正在埋頭寫日記的當兒，忽然聽着說：宜興龍池山廣師大和尚往

常州，不知爲了一種甚麼事，被推入水中溺死。然真相尙未明。這些話聽了很有點懷疑，以廣和尙生靈所作之因決不信以爲真的。況其末後還有一句「然真相尙未明」呢？我真祈禱所聽着這種信息是虛妄的。這也就是不相信第一個原故。

經此傳聞之後，我心中老是耿耿的狐疑着，若論廣和尙的德學材幹，何以置之不壽，更增誓願恢復龍池佛學院的偉志，理應滿其願，住名山，守紀律，創教化，度衆生，爲人類謀幸福，爲佛教增異彩，此乃是法師顛撲不破的住龍池的長期方針，愧與同學時聆慣能詳。我想具有大志大願的人，皇天總不負苦心人的。然事實往往會出於理想之外。

末幾，式舫法師又遞來一個驚人的消息是：真如上面的情形復告一遍，然仍說事實真恃，究竟的把握還不能實

悼 憶

——獻給我的親教師——

是在一個秋天的時節吧！我遵着師父的慈訓，脫離了

在，不過據舟子回來言傳吧了！這一次傳來的噩耗——信，我似認爲不可靠。因爲發信者理不會隱匿其境，焉能確定廣和尙的存亡呢？這是不信時是第二個原故。

時期未滿一個月的反光，天寒，欽和尙賜來一張郵片給易吾同學，誠略地相告了幾句：五月初三那天廣和尙的法駕被水晶宮請去，永不返回，就表面言：死！不過看不見色殼子存在吧了！緊緊而言之，就如曇花一現嗎？何人生之死別，如是之速耶？佛經云：「色身雖壞，法性常存」。由此我們足以證明真性是不壞滅，雖云：死掉！况極普通人說：精神不死，我確信是實，廣和尙這樣活潑的一聲不響，就離開人間了呢！吾不信然？究竟廣和尙的死，是屬於壽終呢？還是戕殺呢？還是夭折不壽呢？我不敢武斷。總之：他的死不外乎是種短命，天不假人，吾尙有何言？

惟 解

我那可愛的家庭，而到那所謂叢林化的學校中來讀書了。事先我懷着一顆驚異而可怕的心理。不，素來我聽說叢林

中有一種特殊的家風——生死的家風。

害怕和恐懼雖然是我心理的作用，但是我不為這種作用所屈服。結果，終於由我考進了天家佛學院的戒班。在考試之際，有一位中等身材和藹可親的法師，在教室中背著手，踱來踱去。後來聽一個同學說：方始知道他是監考的廣解法師。同時他就是擔任我們戒班的佛學教員。

同學之中算我最小，所以也有許多小的事情在我身上發現出來，不是淘氣，就是吵架。頑皮也許是我的一種天性吧？我每每的總爲了頑皮的原因，面與其他的同學吵死，被法師聽見或看見了，他總是私下喊我去；不但不責罵我，反而用一種很和愛的口吻來勸勉我，鼓勵我！

啊！這樣青年的法師，一種和藹可親的態度，在我認爲是不可多得的。他有那樣淵博的學問，威儀的道德，講話的神情……這些，都可以值得我們崇拜而可效法的。

法師的經歷，我忘記不清楚。不過我現在回想起來，他那時候的音容，超凡的心志，處處都示現着他是一位青年模範的資格。

法師的偉大！在他的言行各方面表現出來的很多。

一學期未了，無情的戰爭爆發了。徧地都充滿着炸彈

和火藥的氣味！爲了顧及生命的保障；法師在教室中招集我們作最後的談話了！在談話之際，法師的言辭很悲切，使我聽了，不覺恍然！唉！爲了環境的轉變，爲了人世的遷動，這些，都足以使我們流淚的可能！

第二天的黎明，我們師生便要離別了。我紊亂的心緒，莫名的悲哀，都令我說不出的隱痛！

分別了以後，從沒有見到法師的形影。雖然仍舊度著這戰戰兢兢的歲月，然而感覺學業的荒蕪，內心的不寧，逃離生活的厭惡，在我的心中日漸的堆積起來！

在這四五年的過程中，他已經在宜興唯一的古刹——龍池山裏由知客而副寺監院一躍而爲方丈了。我呢？去年的夏天，應着國院招僧，憑我的資格，的確是不夠料，不過僥倖而錄取了。自入國院以來，剩着憲萍同學的信中纔便向法師請了幾安！

今年的端午，憲萍同學接到故鄉的來信，他來看完淚淚而下。我想：「他一定得到不好的信息吧？」我總猜問之下，方始知道我素來崇拜的廣解法師永別人世了！我除了揮淚之餘，還鎮靜下來安慰憲萍同學！不過憲萍同學仍然是悶悶不已。而我總希望這個信息不確實，認爲他是

海水中的浪花，是一種幻滅的事實！

可是我希望竟成了泡影，不久，戒訪同學又乘車一函，已註明死的事實了！唉！法師雖然厭棄了這五濁惡世，

心音

——悼觀教師——

死，是我們每個人逃不掉的。不但是我們每個人逃不掉。凡世間上的牛，馬，豬，羊，蝴蝶，蠕蟲等一切大大小小的動物，都是免不掉的；就是無情的礦植物也有破壞的時期。試看：我們平時所能知道和常見到而且最結實的硬性的東西莫如鐵。鐵擺久了或浸過水，牠會一層層的銹爛，最後的結果還是歸於一個空無所有。由此，關於死壞的這個問題我們也就不把它當做一回事了。不過在這科學發達人類互相競爭的時候，戰雲彌佈了全世界，邪徒魔術，徧滿了整個的社會，正教衰危，人材稀少，千鈞一髮，九死一生的現在，蒼生無情，偏將我們青年僧伽的前導先鋒熱血為教的廣靜法師死去，我著實有點不願意和痛恨。這萬惡的「無常鬼」，與我們整個佛教的打擊太重了！我實在不忍，不忍他遭着這樣的死，這個時候死。我更想不到他會遭到如此的橫死！唉，我現在沒有力氣來與這「無常鬼」開火，我只有流淚，與痛傷他如此的死！

我對廣靜法師的認識，是在天寧佛學院。那是二十六年的七月，天寧寺將學戒堂改組為佛學院，主講得一法師

而擲下五蓮奔有四大假合的色身而去超凡入聖去了！可是我們沐浴法澤的人們，豈無咸成於心乎？現在我唯有懇求法師乘願再來，把這混濁的世界改造在嚴的佛土！

靈光

請他當監學兼佛學教授的時候。他當監學與教授給予我們的影像是這樣！

1 愛護學僧——天寧的佛學院規則，大概知道的人很多；所謂是學院叢林化。學院裏的學僧，果凡一切的行動，都要依着叢林的格式去做。自廣靜法師任監學起，院中空氣一轉；學僧於院中思想固可自由，而行動亦迥異於此。不但這些，廣法師在課餘公畢時，每用他慈高的表情，和學僧自由談論；有時候指導用功的方法，有時候教以保衛身體的必要；更有時候談到整個的佛教和叢林下的積弊，往往會興奮起來，兩眼似乎冒火！因這，學僧凡有苦痛（不但是病）之處，他是極力設法消滅。

2 教授認真——廣法師因為愛護佛教，可憐佛教；要使佛教延續下去，要令佛教振興起來，要將現前的一般青年僧伽，皆令能於將來擔負這個使命，所以他教課的時候，對於學僧是絲毫沒有客氣的餘地的。學僧設有疎忽，或復講不出的，他即當場給予你一個不得下台。這，在表面上看，似乎太濠利害，然而實際上為的是誰呢？

他人格高尚，品行端正，學識廣博，存心良美的地方

也不必再要來多費，諒其餘的人也會說到的。不過自天寧佛學院分別以後，就不會能復聆教言。如今，誰又想到

後面也須寫上幾句

您會遭到如此的死！哎！廣靜法師，我對您沒有話說，只有流淚，與痛恨你的死！

人會

替這位青年法師出專號，也許會有人懷疑我們是感情作用吧？不過，在這種潮流激蕩之下，真正盡了感情良心做事的人，我認爲很少！如果真有人說我是由於感情衝動，而做這這樣很幼稚的事來，到不如請你去靜心平氣想一想！在這種時代裏，像這樣的青年法師，不顧自己的一切，而肯爲法努力，爲救動勞，犧牲在這偉大的時代中，確是光輝榮耀；不但值得紀念他，並且還可以爲後來的同志做一個模範，我想。

這期因爲篇幅的關係，不能盡量擴充，所以只請了幾位與死者認識的寫了一點，因此沒有向各方師友徵求文稿，內心很有些歉然。

我做事方面固無欠少經驗，尤其是件這一類的事，我更加是門外漢！！好不好，對不對，那只有聽別人去評判了。

廣靜的死！在各方面都給予我一個莫大的「創傷」！提起筆想替他寫一篇比較別人「哀備」的文字，可是心裏紊亂，茫無頭緒；理想雖然如此，但，事實上不能做到。後來也只好老着面皮，塗成那四不象的東西；令人看了，不直罵着「噁」！好在我相信會有人原諒我那時的苦痛!!! 做這類的，的確是不好幹；個人囑咐脚戲，真有些

困難；敲鑼打鼓，扮臉裝面，非自己動手不可，比我高明的固然很多，但是每個人都是忙得不可「亦樂乎」硬去擾亂他的閒空，衷心亦是不安。到不如自己草草了事好。我相信，世間的事，只要馬馬虎虎總會成功！

這件事雖承各同學多方容情幫忙成功，而我認爲是一種僥倖！

本想與死者念三天佛，往生西方！可是爲了某一種環境限制，而沒有做得滿願，望今思之心即猶有餘憾！

哀龍池主席廣靜法師

述明

繼播宗風喜俊英

何期未幾溘飄蓬

晚雲不去清泉泣

夜月虛空白鹿鳴

苦海茫茫誰覺夢

心田擾擾孰堪耕

長天飄渺真何極

唯仰吾師再一行

(註：晚雲清泉，皆龍池丈室有關之古蹟)

投稿簡約

一、本刊依大乘佛教的立場，凡關於佛教方面的評判，改選，新聞，佛學理論的論著，演述，以佛教眼光觀察現社會的評論，感想，寫實，文藝，隨筆，通訊等，不限文言或語體，自著或繙譯，均所歡迎。

二、來稿如係譯文，應附原著，或詳細註明原著者的姓名及出版的書局和年月，俾便考核。再則該文已經別家掲載者，恕不刊登。（自著者同此）

三、本刊對於一切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者應先聲明。

四、投稿者須另箋詳細書明真實姓名和通訊住址，否則不為刊登。至於筆名，聽從尊便。

五、來稿務用楷書繕寫，太潦草者，恕不刊登。語體詩文，請用新式標點。

六、來稿登載與否，十日內，當即函復，不登之稿，如有附足郵票者，當由郵局寄還。

七、來稿一經登載，即視其文字之多少及價值，酌量酬以現金或贈閱本刊。

八、本刊徵求關於佛教及凡有益於人類進化的各項影片，寄者對於影片須另箋加以詳細說明，珍貴影片借用後，當即寄還。

九、本刊極望讀者對於本刊加以批評和賜以改進的意見，來稿如確屬合理和忠實者，無不虛心接受和樂為發表。

十、來稿請寄局口街一七號大乘佛教會辦事處（電話五二七號）

出版者

大乘佛教會

會所：廈門公園東門妙釋寺內

編輯者

大乘佛教會出版股

電話：五二一七號

發行所

大乘佛教會辦事處

地址：廈門局口街門牌十七號

編輯部

大乘月刊編輯部

地址：廈門局口街門牌十七號

（電話五二七號）

印刷者

新民智印務公司

廈門大漢路廿七號

（電話五九一號）